樸素村話 乾

共二

3487
4540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樸素村話抄上

○太祖大王建國之初乃立不娶同姓之典蓋深懲麗朝之失而欲服周代之禮也自是男女有別婚姻以禮馴致士族不再嫁興情耻亂耦彝倫克叙治教乃明其以禮義之邦名於天下者寔由 聖朝端本之治也蓋夫婦人倫之始而造化之本也詩首關雎書載釐降所以明帝王正始之義而同姓之昏子孫不繁於傳有之勝國之餘裔殘滅周家之本支繁衍乃 聖祖之前鑑而首復古禮者也宜其肇開鴻業受天百祿而于今璿派殆徧海東猗歟盛哉（姓字雖同本貫既殊則非同姓何嫌於相娶然尤春兩先生遂自而禁其相昏蓋申衰世之禮防也世之不尊栗尤之徒不遵是禮云）

皇明太祖皇帝掃清元穢悉復中國衣冠之舊而網巾之制既非先王之法服乃是 皇朝之所刱者也始以緣網加之元

東248428

首卽頭髮一綱打盡之兆眹也及萬曆之末以馬騣代絲則其
以禽獸之末加之元首者卽不久夷狄復爲君天下之徵象也
夫元首君象也夷狄禽獸也以獸之尾加君之象是豈夫子服
周冕之義乎當時若有辛有之適伊川則必知不待百年中國
復爲戎矣我　朝衣冠旣從　皇明之制而當此海内爲戎之
日幸免被髮然若以黑繒代馬騣而加首則人將不便方今夷
狄主中國而革　皇朝之煩苛御率土以寬簡能使我　國亦
便於忍痛含寃之中抑將皮幣珠玉之事猝不可已而然歟有
志之士獨抱春秋而永歎而已天實爲之人亦柰何
國初衣冠皆從華制而婦人之堆髻而短衣長裳童子之辮髮
獨不能一變何哉豈俗習狃安於夷俗之旧汚而猝不可革歟
此亦東方畢竟事夷狄之兆也而好禮之家自不能殊俗可歎

也已
善山金烏山下有吉冶隱旧居魚無迹詩所謂立立峯巒摠
起余者是也河忠烈公李耕隱公亦善山人前後節義之士輩
出此地金烏山下臨洛東江立石摹刻朱夫子砥柱中流四大
字云郡人妻香娘不得於舅姑而出之父母欲奪志以嫁香娘
矢死靡他臨砥柱碑下招樵採女兒為言其死卽蒙其面而赴
水忠臣烈女之並萃于此其亦異哉土人有耕于深山者有大
虎出而將噉其人牛乃脱其駕與虎大戰而共斃瘞其牛立碑
而書曰義牛塚又有醉鄉社而暮歸者倒于芦野野火四起將
延其人人莫之知有狗隨之漬其尾于水以灑四方醒後覵之
則環其身火滅而狗斃其旁瘞之而立義狗塚碑又有人畜鷄
者死而窆衆鷄環其墓而并斃立義鷄塚碑飛禽走獸得氣之

偏者而亦皆立義于此地尤豈不異哉木川又有義狗見火將延于其主沉身于水轉于四方以救其焚及其醒狗已斃有僧立沒字碑天陰雨濕則微見義狗塚三字遂名其地曰犬項

龜峯宋先生栗谷先生道義之交而沙溪先生所師事者也其父祀連郎安貞愍公瑭孼妹之子也先生不拘東俗自處古道常過沙溪飯錯赤豆龜峯曰子未知待長者之道矣凡祭祀必以白飯何哉至敬之地不敢和以雜穀故也沙溪稱謝嘗與沙溪徒步而行將涉大川使之跣足入水背負而濟凡以師道自尊者類此云　英廟朝湖西道臣陳啓與徐孤青并　褒贈持平墓在唐津久庵先生作焚黃文躬造其墓云

孤青徐先生名起父龜齡其先無徵世稱私賤也或曰兒時其主命樵于山暮歸而所樵太少責之對曰適見有鳥從地而飛上不高而復降如是者數以此窮理不覺日之夕矣是以不

遑於樵也其主曰能悟是理乎對曰方春地氣上昇飛鳥得其氣而隨之至于其止處而止也其主曰是奴不可使也遂放還公州讀書孤青山下遂成大儒遠近學者多從之乃冠儒冠服儒服與之講道或曰其主即宗室夫人寡居而能制悍僕嫉其犯分捉來笞擊而因之時將行其女昏青陽君沈公義謙之弟四養堂忠謙當爲其婚而當時群賢與四養堂有舊者爲之言曰君能活賢人乎仍告其故沈公曰諾昏日袖以儒冠醮罷請謁妻母僉曰禮當明日而見何必速也曰今日必欲見也旣見請以一奴之別給會者大訝恠相語曰其家不貧而今日之求財可異也妻母曰吾將多與之奚特一口曰不願其多只以吾所自願者一口許與于今日曰所願者爲誰曰徐起也曰是吾公州冠儒冠之奴也吾必欲殺之是則不可與也沈公曰然則

將自此辭矣郎出門奴馬已待矣將乘馬僉議喧騰以爲新婿
之請不可咈也妻母乃使強請而還手劵以與之沈公乃納之袖
中問其所在而直往見之方因庫中縛其四肢衣裂血汚背左
而伏氣息淹淹沈公手解其縛而拜之既開睫而視之語在喉
間曰誰能救我沈公曰先生遭陳蔡之厄矣袖出儒冠而加首
解其衣而衣之蓋亦豫爲之地也遂扶出同歸群賢畢已來待
謂沈公曰吾輩可善調護君可復往成禮而歸自是沈公請業
而師事之及爲關東伯孤青東遊山水至營門使閽者入告奴
子某請謁閽者見其衣冠狀貌而怪之白其狀方伯顛倒出迎
曰先生此何事也孤青曰文劵尚在非奴而何方伯卽取其劵
而燒于前孤青遂與同入云後士林俎豆于公州孔巖書院之
傍或云孔巖配享位板自落蓋有不敢當之意別廟奉安云英廟朝道臣陳啓與龜峯并

褒贈贈先生持平立石于墓其子孫請書表陰于久庵先生先生以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起頭又撰其行狀遺稿亦始刊行云

尹梧陰月汀兄弟以相業文章爲 宣祖朝名臣初其大人老而再聘于玄氏昏禮翌日新婦對食俗例也玄氏見郎君齒豁不能囓雉脚即拔所佩小刀跪于案前而細劃之儘非俗婦規模也生梧月兩子而寡訓子純深旣長梧陰謂月汀曰汝或聞母氏愛汝之言乎月汀曰吾嘗病甚轉身向壁母氏拊吾背曰吾子也此外更無聞也梧陰曰吾則此亦不聞也及兄弟立朝玄夫人赴某家宴衣裳擧止不入俗樣會中婦女或訝惑而不知其爲誰家婦人宴未罷而先起主人徐之答曰吾大兒入直弘文舘小兒入直舍人所將早歸而傳食兩所也一座皆聳聽焉

河東金先生學問精粹自 仁宗大王昇遐之後閉門不見天日每忌辰入山痛哭遺命勿書玉果縣監以後官爵鄭松江輓詩云東方无節義獨有湛斎翁年年七月日痛哭卯山中者是也尤庵先生至以當日醫方或有未善為言則先生之大節益著矣其立義之特出處之正人無能以稱焉則平生問學之力亦不可誣矣盖退溪高峯四七説實自先生闡發南塘先生嘗謂惟勤翁曰君見尤翁所撰河西墓文乎尤翁於先賢未嘗許以集成而獨於河西云爾惜乎其不能與於五賢從祀之列也

靖社諸臣始有伊霍之議而未及擇木見一宗臣貴饋花園縱馬入蹴主人大怒爲問伊誰而將有過擧諸人相告曰是不足與有爲也遂競逃敀復試於 仁祖潛邸 仁祖招見諸人

曰吾固有玩物喪志之慮今日受賜大矣諸人悅服遂告其謀
仁廟不答卽開內户而入諸人出門喜得其主獨李适曰雖有
德量顚倒手段則不足也吾輩發言之時固當示以執而上變
之意探其虛實而從否何可避之而已翌年适自西關擧兵犯
闕盖當時未詳天日之表而敢易之之故也盖嘗聞之 宣廟
聚諸王孫命各繪其所欲繪者見 仁廟始龍虎圖未成奪以
藏之以賜白沙李相公白沙立異於麻母時竄北塞以此傳之
北渚金公金公方始靖 社之謀邀 仁廟而以此揭壁
仁廟曰此吾童子時所繪也金公翼戴之計自此大定云縱馬
蹴花園者或在此前歟 宣廟之命 仁廟小字及諱似亦已知曆數之有歸矣
癸亥擧義之日張新豐謂其夫人曰今夜三更後北闕無火
光則知我死而自裁可也夫人登樓北望夜已央矣將欲自殺

忽見火光燭天横亘芭子橋口夫人乃長嘯口氣蒼黃下樓蹑仙源相公足仙源即夫人之父也方寢而驚覺夫人遂告其故仙源始聞之大驚曰汝非吾女也

崔錦南溥 成廟丁未以推刷敬差官往濟州戊申閏正月聞父喪荒忙渡海遭風漂至中國台州之境六月回到漢師承命撰進漂海錄留青坡驛三日始奔于羅州其經術博覽臨危應變卓然可觀而惜乎當其到漢不請先赴父喪也後以初喪應命撰錄被諫官之劾 聖主雖以其議太深眷遇隆重然此非國家危急之時係是存亡所關則寧有先公後私之義乎若使公生於栗尤諸賢輩出之後則必知先奔哭喪後 承君命之義寧有是失哉且其所過一不登臨於名山大川又不與閩而或以詩酬唱者何也抑以言語不通而所通情於異國者莫

如詩故然歟此亦國初人文未備之時然也恐不必深文歟燕
山時以家藏佔畢齋集被甲子慘禍時年五十一無子外孫柳
希春裒收遺文若干編刊行

申相國用漑善相人有女擇對見挹翠軒朴公誾甚奇之旣
言定申公友人見朴公謂申公曰朴某相有夭法子何以女妻
之申公曰吾非不知也吾女當先其夫而夭朴某雖夭當為天下
文章立身亦早且有子孫是以為婿也翠軒果早擢第其所撰
亡室行狀鄭東溟以為雖韓昌黎復生無以復加擇堂所編東
文選只載行狀一編而即其文也翠軒年二十六被燕山甲子
士禍有子幾人申相水鑑其神乎

宣廟末年大司諫李公效元上疏請遠竄鄭仁弘李爾瞻朴
弘耉等以其有先見之明也一日有客 旨蓋易樹事也李公

惶懼不知所出其子奉教公瀞以為受國厚恩固當以死報之
李公然之　龍馭忽地實天弘瞻等始用事竄李公于巨濟奉
教公徒步省覲憂憤而卒其弟澥參伊霍議奉教公之子義吉
號亮谷遊於朴潛冶之門不但學問精深兼有藻鑑知其事謂
其叔父曰吾若見同事之人可占其成否一日乘諸公聚其叔
父家窃視之曰事可成矣請與之共固辭及事成澥為咸陵府
院君李大諫蒙宥而即問舊君安在及歸青陽田廬居于土室
凡有　除命皆不就而終尤庵先生稱其有伯夷之高節李公
之宥還也矢與咸陵終身不復對面咸陵如窮人無所歸一夜
乘李公之就睡潛入其室裸身入其懷李公驚問之對曰為人
子而不得於父不如死之久矣今日決一死願一親肌膚仍嗚
咽不成聲李公亦感泣父子乃復如初亮谷公德器厚重終日

端坐人自敬慕時有一人甚麤豪者頭戴平凉子身着文錦衣
以馬尾繫大蜂腰懸于平凉四隅人不敢近嘗於亮谷極上傲
情其體鄙倍其辭旁若無人忽地跪于其前謝其罪願爲弟子
學優而爲聞人其母至亮谷公所請謁曰吾子悖戾爲世棄人
幸賴君子之敎化終爲好人生之者父母也化之者先生也願
一面謝其恩公使女奴致其語曰賢胤資質有過人者學問之
功豈吾之力也旣無可見之義敢辭其母面謝亮谷夫人而歸
其人乃朴師傅炷也亮谷官　寢郎不就士林俎豆之有遺稿
赤補云
光海時柳夢寅致位爲吏曺叅判及癸亥改玉後不仕作孀
婦詞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空壼傍人勸之嫁善男顏如槿端
誦女史詩稍知任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勳臣曰不殺

則効尤而不欲立朝者多矣竟殺之
○仁祖初年鄭文孚作詩曰楚地青山有九疑懷王何事信張儀商於六里從誰割湘水空流不盡悲又曰楚有三戶卜秦亡南公未必說得當一入玄關人望絶孱孫何事又懷王書此二詩于弊曆塗于壁室崔完城鳴吉弟惠吉往吊而見之歸而誦傳以其有托意竟受刑間數次
○壬辰倭將平行長目光如炬昏夜燭人天將見之歎曰天地東南生此英傑中國不得安寢矣昔檀道濟臨刑目光如炬而未聞名將平日如此者也豈天未悔禍於我國而鍾此戾氣於倭國歟
○皇明末葉李成樑鎮廣寧時得老赤為家丁謂曰此胡得無為乱老赤伏地曰老爺在時不敢人有言其相有非常請殺之

以除後患成樑愛其才不忍潛與駿馬使之逸去萬曆己未五月建國建元天命崇禎丙寅死是為後金太祖後人遂以成樑不殺老赤為恨然建奴已乘運老赤始潛號而其子洪太始改元天聰是為太宗至其子始主中國是乃世祖是豈殺一老赤所可禁者乎晉政既亂東門嘯羯孰能禦之成樑自提督如松之父也

○老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塲父哈失徃及于阿台之難殉國忠奴赤乃走東方後斬阿部萬克五十以獻萬曆己丑加龍虎將軍壬子殺其第速兒赤并其兵戊午潛入撫順軋己未楊鎬等敗績崇禎丙寅為袁崇煥所敗盡沒其軍疽背而死命立世子貴永介讓其第洪太始曰汝智勇勝我須代立太始畧不辭而立云

○天啓丁卯金人寇我國帝遣袁崇煥以兵水陸救之至鴨綠江聞已講和而還崇禎丙子金人又冦而天兵無所來援或云金人厚賂皇朝左右壅蔽天聽而後來冦也似或然矣

○南漢下城之初清汗欲使我國薙髮胡服九王諫曰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貴文而賤武所以柔弱而圓冠闊袖身甚鈍滯比其易制於人者也今若一變而(同)滿州衣冠則體既(便)捷必嗜舍請禮以習弓馬終亦爲天下莫強之國而不可制也不如任他其俗汗從之初汗爲崔鳴吉曰朕將使爾國衣冠一遵滿州之制鳴吉請受其制汗不許於是東國士大夫咸斥鳴吉請受胡服鳴吉曰吾亦東國臣子豈忍甘心胡服而然哉只欲快視安心歸命之意使彼釋然而歸而已

○鄭命壽順天官奴也金石屎渭源土兵也皆投金汗而命壽

亦為其張鬼我國人被虜者使以銀子贖還一人者是命壽所嗾云其時又有吳信男朴蘭英者皆投金汗為其信使而往来蘭英見覺於為我國地被戮云丙子十二月十六日馬胡請送大臣王子乃以綾峰守陞秩為君刑判沈諿假銜大臣出送虜陣諿自以言忠信蠻貊不可欺以實言之綾峯曰諿之言非也蘭英以綾峯言為是後見戮

○仁廟之去邠也太學守僕奴先聖位板納之櫝中立幟其上書曰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背負而衝過賊陣賊辟易開道跪伏于左右遂隨入於南漢圍城中云鄭守僕六世孫宅洙令為守僕不畏強禦多讀書有文行至於洪國榮之秉權直道而舉其職逢笞辱云

○李相國翶童子時亦被俘於丁丑之亂方北行削木而書曰某月日某過某地遇水則輒投其家人得其二三焉在瀋陽幾年常盜胡人令箭而出遊或累日而還胡亦任他及其敗在道無碍胡不追之得之我界時年十八九矣一日其父母坐微月

下思子相與涕泣有一童子髡髮忽立于前曰子某來矣父母
驚喜相扶而注李公習於莊獄之語而出門時一聲而推窓辨
不能釋先是我國使至金驛官有楮中之謀者爲使臣所沮李
公怨之及歸而致位爲相終無所言臨終命子孫不與某家結
姻人莫能知其由也
金汗之冠我國也取太僕馬一匹盖奔踶而不能御者也汗來
此馬以取天下又取一女子于水原其女潑溺則地之所穿若
一陶盆是生康熙云我國人全无知鑑而汗能相馬相人亦如
此水原尚有其女父祖墓康熙之厚於我國亦有以也云 丙子金慶
多採黃金而去云我國雖産金而國人不知
其取而鍍焉金與馬雖異帝焉能知之乎
龍骨大爲察覘我國來作喉院隷吏三年人莫有知之者及歸
汗問我國人物對曰有宋別提眞及林慶業李浣與丹陽朴

風憲四人或可當臣與馬負達等或可當陛下也 宋別提即九庵
先生也可當陛下云者即林將軍也汗曰然則朝鮮未圖歟龍
胡曰朝鮮不能知人此等人俱不見用風憲不過鄉邑一面之
長此人尤不見知朝鮮足可圖也此說載大清滙義有人見之
傳其大意如此丙子金兵到青石谷見數十里阻隘汗大懼欲
斬龍胡曰朝鮮若伏一枝兵于此則大事將无子遺矣龍胡
曰行盡此谷果若有伏斬臣未晚及至慕華峴亦如是云先是
李公浣以宣傳官首倡守青石之議而朝廷聽之邈邈龍胡偵
探時已知之所以長驅若无人之地矣

○孝廟在瀋陽時夜有一人杖釼開門而入 昭顯世子從後
戶而避 孝廟起而揖與之語乃吳三桂也曾以山海關守將
力不能討李自成招清兵而入既誅自成清仍據中國封三桂

十

為雲南王三桂將欲十年生聚而起兵北伐約我國同時大擧
孝廟許之及歸常有薪膽之志得八壯士養精兵而密謀大計
時則有若尤庵先生居賓師之位協贊聖謨天不祚宋我　聖
祖中道薨殂志業莫伸嗚呼痛哉吳三桂事按淸國小說永曆
故宮在雲南五華山順治乙未洪承疇督師由貴州大路取滇
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川旁擾其虛黃至草四壩入
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
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
桂反出攻長沙乙卯稱帝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
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粤亦
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洪化斬之滇南大定云云曾按洪
萬宗所編歷代總目永曆帝以庚寅歲奔南寧不知所終或云

吳三桂後起兵至江浙敗死今按此說三桂之弑永曆以媚于虜後又自竊僭號者明矣其始之討自成欲復國讎者何哉卒乃弑主不戴朱氏之孤而自命一隅眞皇朝之逆臣矣

○林將軍慶業爲義州府尹虜畏之不敢渡鴨江將軍以州未築城假設城於一夜間周以白鍊布望之宛若粉堞虜以爲神終以他路入寇及其班師馬蹄加鐵迎擊清兵于江上時江冰未解我馬獨不蹶多殺虜衆我國馬鐵自此始虜知以名將故其徵兵犯天朝特使率衆來赴

○丙子虜亂我師勝捷獨有柳琳全化一戰全羅兵使金俊龍光敎山一戰殺賊將其後義州譯官韓甫龍適以胡譯來傳曰汗妹夫職秩如我國防禦使者死於光敎之戰或曰名白羊古來汗擕俊龍還瀋陽汗毋相其狀貌曰名將也欲妻之以女俊

龍固辭後竟得歸云

○任公璽以仕宦家子弟丁丑後卜居于瑞山栗里村扁其軒曰景陶終老於斯迷庵金公偉材訪其子孫作軒記曰公之微意蓋亦魯連子羞帝秦之義也丁丑後自靖者有可徵顯闡幽者而不能盡錄近世黃太史景源作　皇朝陪臣考歷叙其立義死義歸義正義者并二十九人竹泉金公以八分大書景陶軒三字額

○顯廟丁未漂海人陳得曾勝等百餘人備　大明衣冠到濟州言永曆皇帝方保一隅克紹　崇禎之統出示永曆大統曆朝議將縛解燕山時寒水先生以儒生密疏爭之不得事見寒水丈巖諸先生文集余於壬寅夏入漢城偶得人家古紙見陳曾諸人呈備局文其辭曰　大明福建林寅觀曾勝陳得等爲披陳苦情懇新垂愍事昔我　太祖高皇帝以貴國服箕子之

遺教體禮義之俗東西施于中國昔列國內服施于二百年有
餘粤在壬辰貴國大被黑齒鏖殄八路波潰國王離遯西土莫
保廟社惟我　神宗皇帝以屬國流離不克自存誕發百千萬
兵粮而濟之于斯時也我　大明將士塗肝腦於貴國之野者
何限而貴國之宗廟社稷得復血食者孰非我皇命之力也丙
子之事貴國兵力殫竭不得强敵相抗就而臣之豈非其素心
故我　明朝不深過也今者寅觀等以　大明民不幸爲風所
漂始者分入於鬼谷分入於鮫窟分入於裸人之鄉分入於烏
鬚之國而幸而灣泊於貴國地方寅觀等私竊自喜以爲朝鮮
素名禮義且受壬辰歲　皇朝之恩俺等其生矣及至土官以
朝命宣召俺等使來王京俺等又相顧曰朝廷有此召也其必
哀其窮而欲其生也不惟哀其窮而欲其生其必訊　皇朝消

息曁至王京乃無一言之見哀一事之見問遍就於虎狼之口
甚矣貴國諸大夫之忍也釋之而歸其國或不使留之于此使
得與衆民比斯可以無負　大明之舊恩不患於清國之督過
縱使清國問之回之曰販海之民漂到此邦容其留住使業耕
田則清國亦何尤哉顧以如干人必欲見信於彼盡陷於死
之地而曾不以舊日天地父母之恩為念不意禮義之邦忍有
此不忍之事也就使俺等盡死於清國之刃下貴國之見信於
彼有加於前而於貴國有何榮哉不敢望生還故土再見天地
日月願没為公家僕隸得備灑掃之任庶幾服役不怠小答生
生之恩而時憑夢魂歸覲於父母之庭矣不勝涕泣懇到之至
及送彼界并戮于柵門云尚令人酸鼻嚮時朝廷苟有一介臣
克賛　聖主尊周之誠則豈使明季遺氓為虜人之所戮若是

哉嗚呼痛矣

○清汗將犯　天朝徵兵於我國或曰朝鮮雖入臣於我必不肎助我西犯恐以死爭之也汗曰吾已料其必不敢乃爾也其凌駕弱國之意如此（辭徵兵奏本不呈而還）丁丑還都日李延陽時白曰彼若脅我西犯從之則有所不忍不從則大禍立至請遣崔鳴吉要質其不可從之意力爭必可得也又見崔以勉之果如其言受諾而歸後虜負約我國遣使辭免其奏本不呈而自還抑或當時專對者不得其人而然歟汗意已決禮部亦阻搪而然歟未可知也其奏本略曰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詔旨誨諭備至其中一款有若征明朝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會處不得有誤欽此抑有以見陛下親信小邦責効將來之盛意而求諸事理誠有所不忍於臣心者焉臣之始祖康獻

王臣事明朝高皇帝至于子孫世世不替於今二百四十餘年而萬曆再造之恩尤是小邦之所不敢忘此大朝之所熟悉也今陛下新膺大號帝業日隆天命所在人孰敢違況海外屬藩事異內服非不知早扎興運坐享安便而然其遲回不決坐致大兵直待力弱勢窮而後已此豈好亂樂禍而然哉如是然後可以無憾於臣心而天地鬼神亦必矜恕也今既受恩大朝誠心向順則固當惟命是從其他非所敢論然念古者有爲舊君服喪之禮蓋嘗所臣事之地恩義猶重豈容一朝便同路人有婦人爲其夫貧弱不能伉儷而棄之則改適他人事勢或然若至於操兵刃而仇害舊夫則爲其後夫者始雖爲悅終必生疑以爲後之待我者亦必如此云爾則是求親反疏矣臣道與妻道一般臣竊恐因此一事反致大朝之疑而終無以復立於天

壤之間也昔燕臣樂毅事昭王後爲嗣王所疑遁死降趙趙王以爲將共之謀伐燕毅泣辭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設令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其子孫乎趙王義而許之至今爲千古美談夫燕乃趙之讐敵也毅爲趙將辭伐燕則宜若有怨於毅而反蒙嘉許者蓋知毅必以事燕之心事趙故也今臣之賢雖不及於樂毅而陛下之賢高出於古昔詎辭則臣何敢不盡所懷以自外於大朝乎小邦新經兵火人民死亡殆盡重以飢饉疾疫所餘老弱次第塡溝壑雖欲調聚兵馬仰助大國其勢末由而臣不敢以此爲辭者義有所未安心有所不忍事力難易有不暇論而倘蒙陛下俯諒危悃曲賜憐恕旣全臣之血肉皮骨臣之情性心術俾不爲禮義之罪人則將見大朝義聲仁聞洋溢於宇宙流傳無窮於不時爲小

邦君臣之私幸而已也云云此雖不呈之本亦可傳當時遺不
已之舉故錄之
○呂晩村留良明季人始仕於清乃曰春秋華夷之分大過於
君臣之義今日有人實若無人有世實若無世退而自廢及其
沒而歛也見有結髮為上頭者家人所未知者也門人曾靜述
其義當雍正時將軍岳鍾期聲西捷鍾期鄂武穆之裔也靜移
書鍾期陳春秋尊攘之義謂以武穆之孫固當倒戈伐金鍾期
亟執其使封書上之遂成大獄族滅晩村家曾靜供以生長楚
邊見聞固陋驚異於呂留良之議且以為說出於孔子遂信之
陷身大逆作歸仁說稱頌清國功德得不死晩村浙江人曾靜
永興縣人學者稱蒲潭先生其以歸仁說納供亦未信其必然
而苟或守死而不易其操則豈如是哉清收其獄案作覺迷錄

須示天下以為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孔子亦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國家未嘗諱夷狄之名而肇造區夏天
錫人歸義皇以來果可多得乎因暴呂留悖逆之罪嚴鴻逵亦
以晚村門人推尊誦法備述其論并被其禍晚村片言隻字留
在其子孫祕笥者并燬棄敢有藏者罪當族晚村既以春秋之
義著說而將清國圖籍及自家平生經綸遺命密傳于朝鮮及
閔相國應洙使燕也有人潛懷其書而授之閔公大懼而不受
李公重聞之慷慨時當堅臥故園而不辭往役密購於燕市台
適有閣老之子任俠而遊青樓者出其父所藏賣之而李公受
而深藏不數日閣老知之大驚索還李公深恨未及一覽而謄
出也遂以覺迷錄一部而歸南塘先生見之亟稱曰晚村所謂
華夷之卞大於君臣之義者誠是確論曾已應奉覓官中年以

後自靖者先病後瘳其義亦可尚也大抵　皇朝大儒尊尚許衡而　太祖皇帝表章余闕則春秋之義晦塞已久矣晩村自靖豈非卓越千古守其詩有但聞虹貫日竟無軻入秦之句其志尚亦可觀也或曰其名留良者卽錢牧齋之所命也盖亦寓深意也其子葆中應舉成名仕列清華以其父書不卽燬板滅迹憂懼以死云（此事似在族滅之前）

○嚴鴻逵日記云練市有沈開生名倫者不去髮白衣冠終其身中國之被髮左衽已多年所而其有衣冠而存髮者亦可見一端東夷之不泯也其能以衣冠之殊俗而得脫於邦禁者亦不異哉

○皇明太祖夢有女鬼戴木從東方入寇而國亡解之則倭字戴禾人也遺命秘藏是以壬辰倭賊之寇我國天朝動天下之

兵蓋亦有似也金汗姓魏是為清世祖　崇禎甲申始主中國
而　明運乃訖魏字眞戴禾女鬼也而女眞滅之　明其兆眹
甚玄遠是亦天也雖不錯認以倭奈何字天哉
○清世祖名或曰黑干其父洪太始自稱滿洲國皇帝　崇禎
戊辰世祖始改國號曰清改元崇德其伯父貴盈哥或云介攝政
甲申定都燕京改元順治是其丙子來寇者也其子玄燁改姓
趙蓋世世易姓以祈命永云改元康熙是為世宗或曰是時黃
河清羣臣皆賀頌德其功清主曰我胡人也河水一清豈其膺
我乎當有眞人受命於我何賀之有康熙之世大興文治太平
六十一年夷狄之盛古未有也其子胤禛改姓韓改元雍正或
曰有人題于一處曰胡無百年雍正題其下曰修德行仁奚特
百年其子曆改姓洪改元乾隆今亦享國五十年民亦寧壹云

清虜之主中國今已百有四十年朱子曰女眞滿萬橫行天下今時其麗不啻萬億中州士大夫怛於陸沈清漢相與婚姻殆若泪董世界不知何日天厭穢德復有洪武之肅清也清國所傳文字云汗始祖之生於北方也自天降仙女三人浴于池一人見一大卯而呑之獨不能復升天乃生男子十三歲遷于三成時地旦成長死三成人三以爲長所居漸成都呈子幾世奴兒赤生爲此雖不經之說姑記之

○皇明以苛刻曆年不永建奴承其弊濟之以寬簡中國人心豈不知被髮左袵之爲恥而追憶　皇朝之衣冠文物哉特以天下之民咸得其便故乃反甘心於戴胡有天下者可不以得人心爲本乎康熙之六十年太平乾隆之五十年享國古未有也聞燕京鑿昆明池引通州河作虹橋橋上俯瞰則大船張帆而過橋下杳杳然相距不知其幾丈又作造山於池中大如我國三角山臺觀羅絡山上比諸隋之西苑宏麗似倍又作琉璃

閣于水中而避暑金鱗玉尺蜿蜿於六面遊獵無時數數蜒
往來于南京西湖貴飾亦甚奇麗云是隋煬帝陳後主之所後
未能為者也然人民安堵無或疾首此其所以能免於危亡之
患歟

○夷狄在人與禽獸之間夷狄之不可為中國猶禽獸之不可
為夷狄也此乃先賢正論也夷狄之主中國誠天下古今之大
變也苟或服中國之服言中國之言行中國之行則猶可中國
之彼蒙古女眞只得用夷變夏以穢二帝三王相傳之地尚可
為中國之正統乎若使朱子生於元清之後而修綱目則眞不
與正統明矣是以尤菴先生嘗論元不可與正統而又作許衡
之事元南塘先生亦於　經筵論修史之體曰只當大書甲子
而註書元主某元某年可謂深得春秋之書法矣至於復雪之

義則在　孝廟　顯廟時則可也今則世代寖遠而欲雪六七代以上下城之耻於金汗之後裔亦未知其當然也春秋大齊襄復九世之讐者亦以其當時彼善於此也恐不足援以為例也忍痛含寃迫不得已八字雖可存諸心而凡居父母之喪人子之至痛亦隨日月之久而自有哀情之殺服制之殺則今此復雪之義恐非亘萬世而所當伸者也只當以夷狄之不可主中國舉義以討則斯可以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也今日之皮幣一時之權也不可以君臣之義論之倘可以爾清中原復能用夏變夷則斯可為萬世不易之義而為祖宗復雪之事自在其中未知識者以斯言為何如也

○清虜之厚於我國倍於　皇朝欲懷柔禮義之邦服心於犬羊之窟也雍正嘗引見我國使至乾隆嘗引見我國上使俞相

國據基于皇極殿盛稱其人物可依大國相問　國王年紀國中歲揔至於握手而大供具外國之臣得此於大國古所未有然我國士大夫或云俞公之手見污於虜酋後不可受先碑篆額春秋之義不亦太嚴乎至往年清主到瀋陽將還都送我國使于路與復入瀋引見款接作詩以贈曰迎鑾祝壽陪臣价按轡蹕途降旨溫聞說國中逢揔歲熟知海外得賢藩習經史地心無貳存禮義邦教有源慎守封疆撫黎庶萬斯年永受朝恩彼國固知我國秉春秋之義耻屈節於皮幣志猶存於北伐故詩中寓駕馭之意矣詩亦有北方强勁之風而音義凝重是其君天下之象歟昔嘗聞康熙有詩曰風吹大漠山河鼓日出扶桑宇宙燈其氣象髣髴宋太祖日出詩矣

○金沔川公某仙源文忠公之孫也嘗得通鑑續編紀之購於燕

市者廿二十餘編印于粉唐紙字樣甚大開卷恍目每卷卷首
印廣運之寶四字篆印朱爍爛愈久愈光此蓋 皇朝御寶而
天子御覽之冊云噫 皇朝運訖不遠此時宮中書籍散逸於
兵燹或爲書肆之所販勢固然也苟或私家書籍寧可每卷而
印廣運之寶哉金公以文忠之孫得此者事尤奇矣金公不敢
印其姓名之篆于廣運之下印于卷尾至今爲金氏家傳之寶
矣沔川公考水北公某嘗得此書于毛都督文龍營中傳之季子即金氏家傳之語也
○英廟末年以婦人堆髻爲胡俗而髢價騰踊革其制以爲賤
者之服而士族婦女華冠假髻終非所安亦不得好箇制樣不
久而復命仍舊貫然以婦人之堆髻而短衣長裳者繪素較看
於唐畫婦人之首飾衣裳則果何如哉特以其慣於平常視瞻
而然耳彼胡服而薙髮者雖亦自慣於習俗而較諸中國衣冠

則豈忽諸然羞惡之萌哉我國行人赴燕者得觀所謂獅子戲則用中國衣冠云華夏之禮樂文物反入於侏儒雜戲者雖爲志士之痛而斯戲之猶存無奈文在于茲而他日足徵之兆也歟

○箕子白衣而東東俗之尚白厥惟舊哉　英廟登後苑望朝市惡其白而欲革至於嚴立大禁犯者或杖或囚終非習俗之所安復許仍舊貫至於北來之紋錦一禁而卽變俗之所安行之甚易故也

○尤菴先生嘗以蔭官微品謁清陰先生清陰與論國家大事招諸孫使謁見曰子可任世道我諸孫亦可與共國事子可善誨而無遺也時文谷兄弟位在銀臺玉堂及辭退命諸孫祗送于門外見東馬而歸諸公惟命而隅侍相與附耳曰吾王父老

妄甚矣使吾輩與彼共國事則可也乃反使彼教吾輩與共不亦異哉且使祗送于乘馬處雖不敢違其亦可耻也清陰微聞其語厲聲大責曰汝知宋某為何如人也不久當任世道而其將大有為之人也汝若淺之為知則其必背君子而陷於小人之科是吾憂也居無何 孝廟招致賓師之位舉國而聽之文谷諸公既服習庭訓師事而悅服遂與共國事而至其子孫能為尤翁之徒 清陰壹抱諸孫坐膝說東西是非甚勤人或以太早詰之則曰此箇義理非欲胥習熟無早定家計 先輩詒轂之意其亦深遠也哉

○鄭公普衍松江後孫也受業尤菴先生之門有尤門顏子之名勇於為善不畏人非笑先生之赴 召入京也鄭公方居憂以世俗所着方笠為本出於僧松絡之制非喪冠之禮制以屈冠乘朴馬而進謁曰此固禮冠而道傍觀者皆指點而笑之先

生曰子雖得禮之正凡衣冠異俗則笑之亦宜矣勿以為怪也
鄭公與尹拯同門而情契甚密托其子游而亦使受業於老先
生鄭公既沒而拯背師鄭公游不忍處義於拯及先生作耽羅
之行過連山門下諸人多隨之者至傳舍招遂翁授一紙書而
諄諄諸門人環外而莫之知鄭公亦在其中遂翁承命而退書
而進之先生命緘于前乃曰鄭游來此吾告沙溪先生墓文汝
可往高井而讀之鄭公至墓前始坼見則乃有言尹宣擧父子
事後鄭公往尼城拯子弟皆避之拯曰門徒不為不多何至於送
汝哉自是鄭公於尹家不期踈而自踈至於子孫激惡更嚴先生之為
鄭公地者其意深矣余聞是說於屛門
○尼尹背師之日其門徒有鄭公纘祖者受業已多年所且挈
其沖子而恒留撫育之恩亦深矣一日有言曰生三事一之地

義或有可背者乎弟子之感滋甚自是不敢留門下請辭將與其子而歸尹家婦女招其子爲之櫛髮而撫之曰自此不可以復櫛汝矣及出門擧家佇立以望鄭公亦時時回首行到山迴溪轉處不可復見矣鄭公遂杜門自靖而終其後孫謁墓銘于久庵先生故余得聞其事

○肅廟初年一番人進用乃倣禮遇尤翁吹噓嶺南李姓學者名玄逸云以備旌招及其赴召列邑支供李索蝦監俗音以烏監一邑宰適西人也使人秉尾屋收雀鷇而加塩以饋李對案縮眉曰此何物也廚人曰聞索烏塩而猝辨未熟也李曰非此之謂也色白而背曲産於海者也名曰烏監其味甚美人皆傳笑至登筵席講中庸以方言陳鳶飛魚躍之義無所發揮聞者掩口館于人家長廊授其弟子以太極圖李忠州勛佐郎白沙後

孫而善猾稽者也倒跨馬背匙鑿西瓜而食之行過其郎後市
童指點喧笑李着黑緣衣當高窓而視之李公乃棒其瓜而擲
彼背曰汝欲觀太極圖乎李乃龜縮市人益復喧笑云
○羅監役浚叔父良佐以尹宣擧門徒送羅公執贄于拯家羅
公對拯箕坐而欠伸跛倚自喫東修曰學固勞矣不可為也作
書其家曰先生老矣餘子碌碌誠難久留人馬急急送之也及
良佐深斥尤菴先生羅公常憤慨而言議甚詭當辛壬士禍曰
吾以杜詩數句得喫於兩邊人而無所見忤也若逢老論家則
曰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逢少論家則曰朱門任傾奪赤族
盡羅殃遂編諳謫客于極邊及絶島時金都正夫某謫珍島與
羅公素昧初見問曰汝何以為生朝鮮甚狹難容而聞登萊州
甚好吾與汝可浮海而往其語頭若此及戊申亂後有言曰三

淵翁叱舅歙谷人弑毋尼山人背師清州賊舉兵先時淵翁為
尤翁上仲舅良佐書辭極嚴峻後遭有歙谷之變故因以傅會
成說且以為君師以義合則一也背其師者忘其君必然之勢
也戊申之賊皆背師之徒而時賊魁麟佐舉兵清州故云然也
後以其子嶺為良佐嗣孫曰汝則當為少論也其家復有兄弟
異論者矣羅公淑慝之卞雖明正或對不知己者佯作少論及
南論其言似是人或見欺嘗於知舊座上見金丈俊材氏以少
年在座實素昧也故說懷尼是非辛壬忠逆處是少論之太峻
者也金公是尤翁之徒而其父忠貞公某被壬寅之禍聞之色
變羅公且察其形益峻其議金公未及起避乃付一笑而致款
常見知舊有作舍者題其額曰朗快堂主人吳氏也後有人目
之曰吳朗快堂也主人卽徹曰是羅某之謊言而辱我者也後頼

請業于塘門先生拒而不受

○朴節度星錫少攻文有奇節且有藻鑑遊尤庵先生之門聞孝廟大義奮袂謝儒業登武科從南九萬赴燕書狀官吳道一負其文藝以公武人侮之至遼野公有詩曰月白遼西夜風高薊北秋男兒无限意瞋目見旄頭吳大驚曰公非我所及南九萬嘗於錦營作弓院月戀風似矢之句公應聲曰錦江烟織一身如梭(南)嘖嘖稱善少時居德山沙邑橋與禮山人金萬胄同轅而友善凡酬酢必以詩句嘗向漢城路逢金公自漢而歸時天雨雪金公駐馬而言曰雪中行路難如此君今匹馬何所之朴公不答而熟視之曰方設相制君歸哉胡須可還戀從我也金公雖不聞設科雅信朴公遂與同行果擢相魁朴公曰惜乎君伊日若云雪天則可致遠而乃不得中字位不過道政也如其

言以安州牧使卒久菴先生兒時體弱而面有黃色擇壻者認以夭法朴公一見而知其能壽且貴以女妻之尚與黃尚書欽同銓及黃公位宰相朴公以武弁往謁黃公招兩子啓河奎河使拜謁命以所業駢驪文奉質諸子訝惟而命黃公惟問曰可以決科乎朴公曰不久皆可大闡而并不能致遠可惜也黃公憮然失圖後果如其言皆入玉署而卒其爲昌城府使依雪酬亭請尤菴先生文記其憾憤之意此所以投筆而彎弩者也晚家黃山杜門讀易而終

○孝廟與麟平大君常有長大被之樂麟平之喪咈諫枕 親臨殯殮送終務盡其誠命善書者吳竣寫銘旌于廣織竣累辭不書曰此乃國喪所用臣不敢奉 命也 上大怒曰吾與麟平同苦異域友于尤摯爾亦知之吾何惜數尺錦不以送死乎

汝為人臣不能承君之志是逆臣也汝終不可書乎竣曰 聖
教雖然獜平終亦人臣犯分扵其喪決不可也臣雖被誅不敢
承命 上卽和顏色而嘆曰人臣固當若是更 命取錦品之
稍次。書之大聖人友弟之仁從諫之量猗歟盛矣吳竹砦南有
如許氣節而曾寫三田碑何哉獜平雖不入質晉到彼界有所同苦故聖教有所云
○曹晦谷漢英弁和與金清陰同拘瀋獄大節名於天下然嘗
作一宰不能禁其內入官庫蕩然或曰子不畏金汗十萬精兵
而乃不制閨中一婦人乎曰不然金汗兵威譬若利釰卽斬猶
不足畏也婦人內嚼比若用鈍鋸以斷寧可以堪也蓋大節既
卓然則小節不須尚論也歟
○金沔川公某爲金井督郵時以花箋遺張判書善瀓張公卽
谿谷之子而仙源外孫也於 顯廟為元舅 顯廟美其戚因

張公而求之金公力辭蓋不欲私進玩好之具也　顯廟復因張公強之曰叔何其固執耶公乃刻玉圓麀鹿印于牋以進之顯廟曰吾知此叔規諷之意也

○龍溪君李蘆漢爲安州牧使時府中多盜不能禁蘆漢令城中統五家作一門每夜各巡于其門內而一家所失四家共補盜自漸息其築城也聲言曰當以人祭而共築之欲得死罪人人皆畏其死方其築也夜不收兇械而無一拾去者及南九萬以上使赴燕九萬素不悅於蘆漢蘆漢知其必生事於己先囑九萬偏裨與己分厚者及過州偏裨故爲越站使車方回上使飲於膏粱對案輒縮眉及至灣上上使方對案偏裨進曰小人適有别饌敢請一嘗上使飲酒一盃大悅曰是何旨酒也又喫榼中物曰是何珍羞也偏裨曰家人慮小人厭於膏粱別具酒

有而遠送也上使曰吾所未能君乃能之偏裨白大監不為也
非不能也每日上使輒更索而不匱未及安州而疑之更問遠
途能繼之故偏裨乃曰此乃安牧饋小人者也上使驚異之及
至安州先饋數篕味皆可餮其中一器物色黄而如醬水一嘗
而悦口未知其何物也使偏裨嘗之曰是所謂戰國醬也上使
曰然守入口而開胃異哉朝夕以此善飯偏裨私通前路各邑
使備此以供此非猝地可為者列邑方直憂之是日使行當宿甫
川牧使已先送一瓶上使到甫川亦稱贊不已太守曰此乃安
牧所送也上使尤奇之過此以後猝辨者非若前日之味乃曰
此真戰國醬也上使宿憾從此釋然陶庵李公嘗以繡衣過安
州聞槃城顛末嘆曰一世之奇才也廣漢為清城所識拔竟
録勳籍己巳被禍

○清城府院君金公以勳戚將相外方饋遺不肯臺臣將刻其貪而試往見之時有峽邑貯漕火粟為三百石臺臣意謂至於此等物亦不遺其貪果可知也何有一小赤脚自何而至納恭蹄諺書金公一覽而言曰吾族妹寡居貧甚於我有求而無可與者即以峽者所漕粟三百石并輸送臺諫深服而歸遂不敢刻云

○清城文章勳業之外兼通岐扁之術李台佐時以儒生往問其母疾清城惻然曰眞元太虛疾祟旣深非人參累斤不可責效台佐自度無可奈何而含涕清城命傔人啓一箱於前兩手攫參而與之曰用此有効可復來也後日台佐來謝其母病間清城復啓箱攫參而與之曰用此然後乃可快去根委也前後服參旣累然而厥疾快瘳此非寒士之力所及也及清城卒台

佐義起而服 三月後登第致位爲相

○清城自庚申治獄以來完黨嫉之百般謀害一日清城對完寧李公授白金一封曰廊舍有刺客至今夜將殺我子以是遺之使速歸也完寧然疑躊躇清城曰子其畏之乎吾當自往即出步外庭有一生面漢至廊曰逆而伏謁清城謂曰汝若非貪而將死者則豈至於受人之貨而殺人乎與其殺人而取貨曷若不殺而取之乎即以一封銀投之其人惶惕謝罪不受而退清城叱之曰汝安敢不受其人受而棄諸門路而去

○清城傔人有進黃蓋苦肉計者退而切齒詬辱清城于大路仍手劃拆揭所破之肉磨臀川石而洗之曰誓於此生必報此仇時賊堅方謀逆而欲先除清城聞之大悅乘夜羅致以輸心腹其人外托報讐内探逆謀潛告清城是以深得其逆情云

○光城府院君金公與淸城爲一體人而庚申後爲西黨所仇嫉嘗中夜如側有人踰牆而入身着短黑衣手劒而立于前金公不動徐問曰汝是何許人對曰欲得大監之頭而來曰諾且立斯須以待我起遂從容運盡廁籌整其要緊延頸而前曰可斷也其人卽投金伏地曰小人安敢願自此托跡於馬走每乘夜潛謁輸其賊謀

○趙公泰萬號古樸齋嘗見江門諸人語于久庵先生曰吾見崔成仲李公氣玄彥明等諸人大賢門下可見人才之盛然箇中能久視者獨吾兄也兄可幷製此諸君祭文也於吾亦可操文否久翁曰須努力令人操文也趙公笑曰吾則老論此後寧可變也久翁嘗曰吾果欲一哭其靈以其弟泰億于震林爲後故未果也

○趙公泰萬嘗不滿於其弟泰億泰億之爲兵判也當禁營巡
羅之日故爲犯夜囑踐更卒從泰億大門外疾聲招大年大年
卽泰億字也軍官出而怪問之卒曰犯夜人云其弟大年在此
懇囑其傳語故若是也軍官大驚入告泰億泰億携一壺酒率
軍卒顚倒往解曰兄主此何事也趙公曰吾之禍可一壺酒解
之令公之禍不知將何以解之也嘗見泰億新構一亭窓壁衣
衾及什器并駭人心目嘖嘖稱美而於此將宿乃曰吾近日不
善飯而嗜菽粥須煎三四器而來及對案盡吸之當寢又曰吾
近日每獨寢傍有臥者不能寐君可入宿于内遂獨臥外軒時
維凉秋擧脚迎北風夜半腹中雷盪而痛甚還入于房矢若建
瓴漂流房中揮洒四壁以主人衣衾隨處曳之東方欲曙乃閉
戶而歸詰朝泰億爲見其兄而開戶則房中六面無不塗糞穢

臭觸鼻始覺其兄非其奢麗遂毀其亭云

○尹判書陽來父名理而對理策不用一理字能得意而作擢第人称其才嘗請其六代祖仁鏡墓石篆額于丹巖閔公丹巖曰此相公其得謚於世者歟尹公答曰然故敢請於大監盖仁鏡明宗之際爲小人政丞而粟谷經筵日記削其官書曰尹仁鏡死丹巖先祖立巖相公齊仁當忠順堂垂簾之日有傳令軍卒之說世以尹公之答爲名言

○尹圃巖鳳朝對亂極思治策以春秋大義起頭或言其不襯答曰須仰觀廳上時竹泉金公主試故云果擢第一李公洙土亭後孫嘗於增廣場田橫至洛陽死論立說未定環觀場中一無可意者久而思之洛陽即天下之中也乃以橫之不死島中不死長安而必死洛陽爲異其死於天下之中也遂操筆立成

而果居魁大抵尹公之對策未知其理之中否李公之立論未
必得橫之本意專以雕飾神奇務悅考官爲事文人之意匠雖
有可觀習俗之流弊亦不可不戒也
○成承旨震齡字于長爲右尹之論遇久菴先生於古靈文會
而歸大覺悟即謝久翁曰微子則危失脚板其後嘗以文學負望
於當世遇悔軒趙公同舟而趙公致款成公讓應歸而言曰
吾若早晩登第筆共當先及其父交其子而刻其父誠非吾志
是以讓應也及與洪參判啓迪共居臺閣劾忠翼時忠翼右兩
尹而請勿毁院追奪故也忠翼戒諸子曰成某雖劾我汝輩其
勿處義也及壬寅忠翼殉國 英廟初服褒忠易名而成公將
與士類彙進上疏自劾曰臣曾劾故相臣忠翼公趙某眞所謂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識見之乖謬有不可自掩臣亦何

顏復立於朝端云云悔軒終與交契深厚焉成公剛直敢言嘗
入侍忤旨 上怒拂衣而起成 公隨而執其裾曰傳云有所忿
懥則不得其正臣竊恐、睿學有所未明而然也 上意稍
解名滿瀛選位止銀臺以製族侄正言有烈討逆疏南竄道卒
南塘先生輓詩曰補袞平生志空題二字舊久庵先生曰成子長
直腸人也是以終滿瀛選安得不坎坷仕路也
○寒水先生師事尤春而先生嘗造春門春風氣像望之也溫
就之而承教則漸有嚴畏之心及造尤門山嶽氣像望之也嚴
就之而承教則漸有和悅之意兩先生成德處各可見矣山水
軒權公嘗以是語余
○李寺正紳夏氏澤堂先生之子睡谷相公之父也居驪江冠
其子以寒水先生戒賓行一獻禮執禮者讀笏記至三酌云云主

人擧酌不飮而置諸左李公曰此酌不飮乎旁人曰禮云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是以不飮也李公曰諺云把杯之臂寧可不飮遂卒酌觀者大笑寒水先生曰斯亦好矣睡谷公性度嚴正而亦不免微笑云

○寒水先生旣沒其弟判書公議以行狀屬之鳳巖蔡公年譜屬之南塘先生誌文屬之久菴先生久翁曰先師行狀非君範筆力所可撰也後先生孫高城丈定性屬之塘翁久翁有書南塘曰吾輩不可例讓於師門文字兄勿辭焉塘翁乃成之君範鳳巖公字也此語余嘗聞諸明湖韓丈

○巍巖李公亦寒水先生門人也論心則外氣質而謂之本然純善論性則通人物而謂之同稟五常南塘先生與李公會于寒山寺爭卞人擬之於鵞湖之會往復書載文集寒水先生依

論性説以塘翁之見謂是亦載寒水集寒泉李公始作急流之
退居擜歸志于性理之學先見巍巖文字而甚好之及其開門
授徒常有湖學可憂之言云
○疎齋李忠文公既爲　宗社建大策罹壬寅之禍及其子一
庵公器之死之　孫雪川公鳳祥時年甫十六亦隨坐當及有爲
李文　姬舊謀者蒼頭守賢自請沿載而出先是有一童子名曰
崇泰受學掃門者已多年而家住太白山下其居可避兵燹其
人可託六尺嘗有緩急可恃之意至是守賢向太白山去了是
日蒼頭一人服雪川公服投白馬江江村爭喧曰李政丞之孫
懷石家人發喪而將棺斂邑宰至於再檢守賢從湖南峽路逶
迤過茂朱逢邑中將校李晚得於曠野守賢與晚得曾所識面
問將何適遂告以實晚得已聞忠文公父子酷禍而悲之大驚曰

不及太白跡必露矣豈不危哉吾當匿之遂來皆携歸其家守賢牽其馬投峽村四十里地居焉在昔乙亥大歉忠文公為親屈意居甲于錦山郡有僧云茂朱峽中有空閒之地可起塾可避亂忠文公遣守賢成立案于太守時晩得為軍校實周旋焉是以與守賢有舊且以是事書告于忠文公忠文公亦賜答而致款曲至是不計禍福期存趙氏孤其家在官　外咫尺妻妾子女奴僕凡數十人雪川公復辮髮作童子狀居其內奧而隔籬之人亦莫之知晩得之莅家亦可知也忠文公父子小大祥日則晩得必乘夜携雪川公入深山痛哭而歸逢守賢于日中每歲一通雁書于本第使相知存沒而已時兇黨疑其不死購求甚密晩得復圖為軍校管其偵察而凡有密關輒善彌縫歲既屢更匿之漸難佯為闔家患痢而將雪川公出山村以避之

會霖雨連夜大注山崩洪汰而亂走至雪川公所居屋後分左右而下勢若爲岸爲谷深谷爲陵矣平明起看則有一大石自屋上轉而落于窓前形若一大壑沙石與屋平準而後牖不可通矣左右村落雞犬亦無孑遺獨雪川公危身之所無恙黨必欲購捕而公外祖鄭貲覺先郎一邊人也時爲界州牧使賊徒益寬欲遠因而詰之賊徒眞儒與鄭分享無援類而姑息之鄭之孫赫先大懼曰吾見姪女若其獨子眞箇已死則必無一分生意而能不若是可疑也乃使善筮者卜之云匿于湖南峽中以其手錄三圖爲南原寧盖南原郎前日一卷公所論之地也遂享遺論舍往來者潛索其蹤而終不得 英廟之己巳忠文公弟先世公益命上疏白其狀於 溫批於是忠公夫文人努其孫席薦 闕下而上言 上遣中使慰諭命婦而遣之雪川

公已　除　菴陵寢郎乃　命引見執手涕泣　天語諄〻恩
若父子間及退喉院李公箕鎮申公昉時以玉堂先爲來見滿
朝畢集雪川公積年逋竄之餘朝服入　闕與許多朝士相接
也身若浮空中云忠文公始謫南海也榮泰聞其將受後命手
配所浮海而載棺材向南海漂泊鬱陵島至是始逢過去船得
故中間世事之滄桑有若聾聵矣自是雪川　公奉其祖母金夫
人及母鄭令人居扶江丁未之黨復用事公嘗乞命以請按律
上允之家人聞其報籲天寃泣檜巢金公信謙卽忠文公壻也
來備棺斂諸具江上有探舟子輩則舉家大驚以爲金壻卽且
至是時雪川公自分必死寢食却自安矣過了一旬京信寂然
乃是人探其實蓋卽收成命而是則無人相報者也或云依
啓時　上有酒所　王大妃諭涕泣言忠文十年侍疾丹心可見品

且能定策殉國令其一堀肉亦不能保　上感悟而還收云遂
謫珍島後移咢州又移林川居玉谷忠文公全下庚申復伸忠
文公冤公蒙　宥而仍居焉公在茂朱時李晩得之朱子書節要
一部而進之公默會三年其於義理文章頗成間架乙巳以後
從全櫓棠得聞三淵之學丁丑以来罹身疾癃沉潛經籍夫人
全氏忠獻公之孫也從公而勤織作以為生得使公專心所學
焉李晩得於忠文家无愧趙氏之程嬰而乙巳諸公未免傷償
可慨也已晩得時或来幹玉谷家務及其死雪川公會下不書
不納墳以為誌晩得之子亦嘗往来不相忘云雪川公於我姊
鄭氏婦為外祖世之從子也嘗誦其通寃顛末于姊余今記其
旁聽如此雪川公官至持平而終不起有遺集及讀書記疑
尚未刊行

○寒圃齋李忠愍公論興陽羅老良自分與三忠同受後命
及聞亡黨稱加慘刑於公乃奮然曰吾寧自盡也李子述之諫
曰大人既當殉國禍之所至只可順受而已公曰汝言是也及
其就戮神氣不亂略无怖色卽壬辰八月十九日也除非都下
受戮者例使屠牛坦加刃屠牛坦惶惕落刃于庭公起正色叱
之曰吾乃大臣也死則死矣汝焉敢若是乎卽復伏鑕臨命吟
一詩曰許國丹心在死生任彼蒼孤臣今日痛无面報　先王
葬于德山之寒淵長孚絶之悵述之亦并命於縣門外親戚
勸酒欲使迷醉述之稱不飮曰吾諫吾父以受慘刑吾亦臨死
而當知其痛也忠愍仲子性之出後於其從父宗廟令晉命已
殪折及忠愍家臧獲盡沒于官其遺几无可往矣性之妻翁圓山
金氏權奉木主歸于圻輔之西河營屋數十間鋪置已記喪祭

盡礼金氏早孤幼養於其叔父辛壬之變其叔父有請罪忠愍之
事金氏割其恩愛絶不通信其叔父嘗有里專人有推謝之
書乃標使者出之大门之外終拒不受金氏固非世俗婦女其
前後處變可書者多命無小甫基爲之立傳　英廟乙巳昭雪
四公寃　贈忠愍兩子持平金氏以翘之李子衍祥爲后官至
大冢宰
○李持平公翘之述之臨命也手書告訣于其内從兄都正
金公時哲敬齋金公時述托其遺孤及都正公兄弟以尊叔緣
坐編配湖南也乃圖二公妻同其配所都正公教育勉之之子
復祥等敬齋公教育述之之子後祥母夫人不勝其悲寃復祥
飮薬幾殊者數復祥雖庇輒跣而奔告都正公每往救之都正
公曾年以二公手書紬傳于復祥淚痕滿紙人不忍着其辭後

祥不忘徹齋公思時或來謁以衣服酒食表其哀誠至以薄田
幾畝納之以供酒債
○李公勉之夫人曹命宗之妹也命宗赴癸卯僞科來見其妹
于謫所夫人哭而不見曰吾无面見吾兄也
○兮窩金忠獻公之孫省行弱冠被逮於誣獄凶黨認其爲人
之非牢確將以證忠獻之爲逆省行曰懸吾上頭必堅勿令或
搖也吾聞搖頭者輒以爲承款也乃含口而死枅槝之巳 贈
持平外孫鄭在和被選於揀擇或以四祖无顯官沮之 英廟
曰贈持平非顯職乎 加以在和爲駙馬贈金公吏議
○英廟乙巳丹巖閔文忠公以宗伯將入對時當群凶方討國
是可定之機尹公光天其文忠有旧及登其門爲問時事之宜
陳尹公曰大監入對之初宜先問 聖上求位與否 上若求

位則當曰　三宗血脉獨有殿下一人當日求位是固正當道
理以此播告則　聖德光明而群凶之罪尤益顯无所逃矣
上若初無所求而群凶若是其誣上則其罪尤亦難赦令日大
義惟在光明其求位與否也且血有龜之罪不可不一隊功以為
大妃之父而難言也文忠不能用後以兼春秋入侍　上方命
侍諭于賤臣光佐尹公猝稱腹疾而小退待侍諭命下即復入
同僚挽上曰微者稱疾令復入侍可乎尹公曰昔者疾令已愈
如之何不入及甲子救李堂彥世勍首相被罪時　天怒震疊
將何罪之手攀　御榻若朱槐里攀檻力諫不已既受桁楊顏
色不變曰　殿下罪諫臣若是後世其將謂何杖至二十八度
乃曰臣有老父年已九十是臣傷老父之膚也　殿下孝理之
下寧有是哉　上為之含涕即　命釋之移棘黑山島而　特

命歷辭其文及尹公之被鞫也擧家號泣獨其父顏色自若曰
有子若是是吾家之慶何泣之有
○丁未一番人復進用金判書有慶屛居瑞山之龍溪方陳大
疏言時事疏中言不幸蕩平之論尤爲世道之害獨與長孫聖
柱構草親戚亦莫之知也子弟疑其將言事而競怵禍白一家
大臣及二三長老請挽止相國與諸人往問其所事金公曰道
不同不相爲謀何須問也請見疏草不許强而後反之力挽而
不諾及諸公歸命其孫亟書呈縣道命奴治裝行子弟及一門
乃知而末如之何矣 上果大怒命安置大靜公方候風於館
陶谷李相國有書云 天怒稍解庶或免越海雖遇順風姑徐
發船金公得此書卽日命舟子艤船不拘風勢而發諸子泣諫
公曰爲人臣而得罪於 君父希覬 恩宥而逗留是豈道也

哉遂登舟而催行諸子既辭立于海上望之揮涙公麾去扶使
敗風浪雖危險顔色自若翌年放還古里聖程以總俊尤文學
風成陶谷李公有女擇對而以為婿嘗請業齊門最爲明望金
公嘗以祖孫間知己立朝大節為軄擬議之未幾短折甚慟惜
之

○存齋姜公奎煥字長文南塘先生之姊子也受業于先生以
文學聞於世且多傍通衆技値戊申逆亂嶺南賊亦亂起上
命朴師洙為嶺南按撫使按撫啓請以姜從事使以白衣隷幕
府時姜公有八耋祖父母而承重且無兄弟方謀挈家避亂乃
大驚往見按撫引信陵君事許免按撫不許爭之不得乃曰今
比逆亂伊誰為之云耶按撫曰南人與少論為之云耳即又曰
南人為之而少論亦入云姜公曰大監何以詳知於少論之書

入與未入耶按撫曰以我為可諭而云耶然我則雖可諭非逆
賊也　主上內危慴嶺南之將棄至於淩法吾是以自請撫按
此是王事不可顧私勿復有言　善公不得已從之及渡漢水
心專　王事念絕私故云按撫欲直向大路去善公曰不可遂
間道至嶺南暮過山谷見一士夫家只有婦女謂按撫曰此家
主人非盜　王事者則必與家衆同避兵亂只有婦女可疑也
郎與使官人守而偵探行過一僧厲聲曰此僧當亂世出山甚事
命搜其懷中無有搜其衣領果有書封郎賊師與其子書云擁衆
幾許始無見敗之慮申托謹守先禍遂使其僧先導入山有一
人臨溪置舟被于前方待人遂縛之果是希亮之子也則桐溪
集也問所過山谷家乃希亮之家遂竟速捕希亮本名遵儒以
桐溪之後盜名於嶺下至是賊黨推以為大元帥方服三年喪

遂改其名而起未幾兵敗伏誅

○姜公章撤有倚馬之才且曉陣法朴按廉仍兼安東府使姜公練兵以微服潛隨其後而縱觀之姜公布八陣六花等各樣陣法次第操練其坐作進退如手使指陣未罷按廉先詣府中待姜公致迎笑謂曰吾已觀之何其陣法之亦練熟也按廉姑啓請三人為從事其二人之官而一南一少也俱出賸招一則中道被逮一則到安東又挈去獨與姜公旋事姜公後拜寢郎辛亥年四十六而卒朴按廉撫之而慟後為關西伯備其嫁女資裝皆其西女焉姜公門人金謹行嘗行兄弟未及卒業謹行來學于南塘老先生學優而仕嘗行官止參判其為方伯說刊存齋集未果云姜公無子以族侄孫煥子在演為後

●金清州履健少時有膂力戊申三月自湖中向漢師未及秦

沙將秣馬客店有僧作隱道募緣來卷請施貨財開卷始覽則
皆不道之言盖賊黨募僧聚財補軍粮者也時方煎馬粥金公
即投之火中僧徒驚惶將起鬧金即出門上馬鞭之僧公相續
來犯將靴毛扇一打倒々以柄輒皆倒也時天寒雨雪如冬日金
公襲毛裘中有一僧將其力趂把一袖而慝下之表裡并繼付
與僧暴靡而身不動於馬上矣遂催鞭北馳諸僧莫能追行到
裴沙有黑衣卒二人出自橋下拜迎于前曰奉張使道令來護
行次時武肅公鎮界處閑金公方困厄送此倖也金公曰吾自
此以往可無患矣命還之於是聲聞都下擬以將薦有為金公
而詬之者後以金吾郎捉罪人于邊地 上以為過期而震怒
朝臣有救者 上曰此郎有勢也杖于前送殊將出四拜而出
上曰壯士也 命將臣以藥治之數月乃甦盖聞金公高祖承

原公壽仁號勇後論兒時見有他家傳字坐其屋柱下背自其
後擧其柱挾其裾而避婢將起而裾壓柱石之際不覺驚恠也
後以祥原太守當丙子亂衛擊賊陣于兎山幾斬酋長而被傷
甚多流矢中右臂拔鏃而血濺意氣自若令公膂力有來矣
○亂既平被庭議揭安不忌范鐵吳月谷瑗擢第一吳公卽陽
谷忠貞公之孫早有文名擢辛丑增廣及第揭者官黃公梓黃
公前配卽寒水先生之從女於吳公前配爲姑姪二公始相識
而惜其秀穎而然也黃公忽乃大驚覺曰法有應避吾當拔君
之科名至是復登第後典文衡
○英廟深懲黨議之禍國丙午相[illegible]揭無偏無黨王道蕩平賦
丁未復反辛壬之業進用一番人而鄭丈巖閔丹巖最先得罪蕩
蕩平之論始起當時宰執主張蕩平者趙文命顯命李[illegible][illegible]致

中宋寅命金在魯等諸人咸居要津士類之難進易退者李公
秉常李公鎮金公有慶黃公梓尹公心衡李公度遠李公濟
天金公相奭若而人殆為湖中士類也我曾王考良靖公自丁戊以來自號市隱以來東義而無仕宦意草大流遇遯而焚未上
○尹參判心衡黃都憲梓皆官至應教而自丁未以來謂國是
未定退而不仕及庚申復金忠獻李忠文爵黃公始為親屈意
為鐵原宰尹公以國是之猶未定官至亞卿而終不起或云尹
公居江上也奉老父而家貧時當天寒凍餒云甚有以尹公為
軍門郎者其父曰是則豈可仕云云乎哉庶可為貧而屈尹公
曰人或為人子而初不能立身悅親者既登科而為清官則能上
斯亦立身而悅親也貧固可安志豈或屈哉久菴先生即其堂
叔父也狀其行曰元祐完人惟景平一人景平尹公字也

○丈巖先生況兄子潛巖處士兪所江門高弟也先生嘗自薦末

及第仕兩宰先生以原任大臣退在忠州宋相寅明時以冢宰

歷謁問曰大監學任中有誰可檢學者乎時先生從子老而未

仕者教人先生曰吾雖有從子一無可仕者歷擧同鄉可仕者

五人公誦之亦有異趣者冢宰歸以爲政薦擧先達先生之執

公無私者如此

○陶谷李相國宜顯自兒時癖於書其父北溪相公世白直下

晒其架籍餘駕出遊陶谷公坐庭披看日將夕北溪公散衙自

俛首潛心不覺太陽之下曝而背皮已脫及北溪公爲箕

伯隨到子舍讀書〻營中人於未歸再見其面云及釋褐

甫亦並稱其可愛北溪公聞之不悅責其子曰爲人臣子立身

之初爲　君父可愛之人而豈可以事君乎自是陶谷公屈事

務其疏脫嘗坐府中朝服後袖傍有針線綻而不使更縫以刀
穿穴而繫之又裂紙行墨橫銜筆柄兩顧左右墨濡衣肩同僚
提醒卿以袖拭之徧汚朝服嘗命傔人以一文錢貿蔘人或笑
之而是則曾使傔人貿蔘而其價太濫故嫉其欺而如是云其
為宰相心公欲賞募以其文章則近世典文衡者鮮能及焉
○李相台佐之貧族有自鄉來者說其母病篤乞得人蔘答
曰無有卽命駕適其所其姊子朴文秀在座卽開椸邊竹籠
出一封蔘與之曰謁民覺悉故不悟其在此若知之則豈不與
也須速歸而用之君既還李相還朴迎笑曰謁民實無是也蔘
實在此若知之寧不救窮族之親癖乎是以言已與之李相嘿
然無言云
○李森生於儒家少時受學于尹拯有概如牙纛嶷嶷歲立紅

千兵萬馬之句膂力又絶人極乃勸騎射登武科其妻庶與
之語曰門外有大碑石入地而露首者願拔取而來欲觀夫子
膂力也森即出門拔之而挾腋入置內階力竭而休僅復植旧
處妻曰子以此許膂力鳴於世恐其狼狽也遂自挾而上階復
至旧處揷地依旧少无難意森氣挫而愧之及戊申逆亂賊臣
光佐為相而森為將時人目之曰光森〻以軍功錄勳籍復掌
親兵而至庚戌有必雄挾已深入之變國人皆疑之
○黄繇判梓丁未以後不仕前後陞品拜義州廣州府尹而并
不赴輒即其也定配以其書狀官赴燕即不辭往援之義也時
朴文秀為副使迓遮劃之蹤來嘗與之言行事也彼爲(欲)先呑據
詐則輒顧左右而不應後黄公有大故文秀即日來弔每日往
哭而及其斂殯先慨泣從容寧多其知旧莫崗迺偶盡開闔之

義黃公不能斤始與相識
○李判書台重嘗覽北塞朴文秀時以道伯歷訪曰今日老少峻類相會情意可通大抵毋論老少峻者差勝也仍問老論中人物如何李公答以之人反問少論人物朴曰亦之人甚多李公曰雖然豈甘全无人哉朴曰雖有李宗城趙榮國李匡德及此朴文秀甚為人然其悍其々悍其而至於悍此朴文秀也李公笑曰諺有之曰鼠畏猫々畏犬犬畏虎々畏象象復畏鼠上象恐或類比也朴大笑曰吾自長發宜甘取辱也
○金錦山公嘗繫 王府時朴文秀亦被囚相對笑語與共酒肴蓋忠文公為朴判書長孫外孫故於文秀為異姓至親而以錦山公為忠文之壻致款如此嘗問曰老論以我為如何人也答曰皆云狂童也復問曰不但如此云爾答曰謂之逆賊也朴

大笑忠文公婿金信川達祈氏為咸興判官時雷川公送人馬
於恤貧朴時為北伯聞之曰某也貧可給也貳衙寧有擾恤者
乎遂曰厚遺滿載而歸之

● 辛丑李忠愍公赴燕俞相拓基時以書狀官隨之及其旋事
建 儲之黨之構成忠愍極罪者以瘗翁兩勝等說也是以其
擬此三大臣危懍俞公乙巳丁未以後顯除言職而無一言人
不能無疑而陶菴李公常曰俞展甫愿人也俞公之子為陶菴
女婿而其於親舊間言論尚如此及己未俞公入薦湖封道大
衡又於入對時數奏期定國是翌年春兩大臣亦復寄緒而有
辛酉反案

● 俞相公好譜學溯其內外祖先之源作窮達錄元世祖忽必
烈后為其祖遂緒筆云蓋高麗王尚元公主有子孫而世代難

遠我國人不為蒙古外裔者亦斷是昔鄭丞旨必東三淵門人
也癖於譜學淵翁嘗造其室左右架書殆為族譜族譜乃曰宇
宙甚濶固亦有此等人哉蓋譏之以不急之察也或曰欲知鳥
獸草木之名而不知祖先可乎留心譜學亦或一道而居家不
務踐覆立朝不遑做業但役心于此其可乎
◎趙判書明履平生好讀朱子書甚熟嘗於增廣科對朱子著
書策擢第一後以儒臣夜對講朱子書燭滅而未及更明仍進
誦其下不錯一字得蒙　天褒或問之曰經筵任啓沃者雖誦
其書若自其口出既明燭而始講於君前則不可見能於燭滅
之時也
◎吳金川遂顯居結城松影即其先祖楸灘相公舊基也地僻
山海之隈而風氣滿一洞天真好家居也主人既累典腴邑而

門外水田皆極膏腴上實主人疎其妻而无子愛妾生五子竟
不立後遺命以庶子承嫡人或有毀之者然其家法有足可稱
也妻主內權妾從視膳方其進食妾立于戶外惟恐有責及其
撤乃退而自食主人嘗入中門之內見愛妾方跪于庭受責乃
退而坐外舍心不能忘復入中門妾尚跪伏而內子怒詈未息
復退而出入中門者三四絕無君其妾也嘗歸內房攀子望以
菱花紙上以防風妾辭曰妾之所居斯亦濫矣重之以此滋貴
歸決非所安以此別房獨无攀子云主人既沒其妾與其長子
命穆就日進賜肆使海承嫡也賤薄其餘主先祀于命穆亦如
其母之志遂空其大房室母子各居內外夾室籍其產攬之什
兇亦無滿者乃得請于門長擇宗人之子命之為立表主曰吾
有子五人莫如依嫡子後使龍仁撤移所以從五子各自資力

而命穆已而喪室無子不立後亦不立産業周遊親知家年踰
七十而終余嘗見命穆貌如瘦鶴言若聘驢傳洽書史自謂我
則史史則我之註古則横竪考據竟夕纚纚非從歲讀史之比
亦善圍棋飲酒磊落不羈非俗流也南塘先生以其有延陵之
風而禮貌之惟勤翁亦常有情契焉

○李監役孚命竹西之仲子踈齋之兄也無子而卒以庶子延
之承嫡固辭曰我賤孽也寧敢承祀遂逃室門而剃髮踈齋招
來誨諭謂當立後而使之長髮仍遣壬寅之禮逃之安貧守分
至於忍飢累日眩於肴饌而不萌非理之心則宜其爲節能識
以庶孽傳許

○權判書愫教誨其子嚴立課程痛加鞭策其子年十成童秉
其父出掩卷戲嬉忽覺聲息出酷大懼而逃大索歲終不能

得後幾年有一乞僧立于庭諦視之乃其子也遂閉户而坐掐
女奴使以五斗米盛布囊中插十緡錢給之謂曰爾既削髮遠
親父子之倫絶矣後勿復來莫知所終金錦山公即權公之妙
子也丁未復以尊叔之故昆弟六人論配湖南歷省母夫人于潭
洪州留一日而行及歸權公先向登道曰予以大責回爾當嚴
程督赦徇私而濡滯乎此何以酷嚴令人淚下已而執軍威公
手涕泣曰汝乃吾姊氏之季子也是汝之心復非何哉後戊申
之亂爲湖西伯南塘先生時以白衣從其幕府見其言旋討賊
藉其可與共大事蓋其巖酷之中亦有寬然者矣
朝廷方務萬年之治是時冠有萬年髮有萬年扇有萬年笄有
萬年冠則不殊其所重於前後履則唐鞋而去雲飾扇則合魚
頭螭頭之制笄則和同者也其他衣帶光用之類皆以萬年者

不可勝記

○李判書台重不仕而退卧結城之三山以不辭往復之義赴燕時趙榮國爲副使趙薦而自救之是遼薊之路或相戲矣詞燕館貰彼國官案相對披看漢人之仕者不能居清要李公曰若是其屈於下僚而甚乎漢人宦人之恥也副使曰此其所以不入萬年者之言歟李公讞然良久曰吾若并肩於少論叢中亦此類也是以常避之副使大笑曰吾自要發宜取其辱也副使帰爲冢宰檢擧李公之事

○箕裕歡寒門人也少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以南塘先生心性説爲異端妄欲一言而折之奉書來謁先生不與酬答再謁而欲請說先生辭以老病蓋取隱几之意也遍或不同於先生者亦服其有德量也

○余嘗對泉門人言泉翁詩以為到老不一識意見知相戾然
則其到竹峴時何其不至南塘而講論其相戾處耶詩中又云
閑是雄辯人必恐其積年心得而誨人者一朝為雄辯所打破
而然也泉門人笑而不能答

○泉翁與我王考同樞府君有姻好誼王考嘗因睢鄉往造禮
焉以我為先人之再從兄弟恭執子姪之禮下堂迎送必入起
居到老不替亦可見行誼之篤脩人也記昔乙未年間泉翁來
拜王考下轎于外庭逶出而入及歸時以王考俯循外庭命從
者退轎于外庭扳下非老人不安王考強使乘之于庭畔不從
王考乃起避之泉翁每月設清會輪講經傳不能通者以下庭
係子自八歲至不知其幾人接賓時使門人直
酒學業自此少年進
以為長者伸其敬也

○泉翁晚有風弦之疾丙寅其子滑速為能醫藥將搬移陽高

陽花田當信宿而至時當南至後行過一舍地疾革於雙轎內
長孫木抱持而手溫鷄卵以衛渠疾上已無及矣悤投廣州險川
村舍時昇復內行先發已至板橋宿站相距十里無上服門人
以其小斂斗屋而三呼時余往而方不歛于蝸廬賓客門人到
于庭畔及平廐諸處可謂不成樣者皆成服而奠柩歸於門
人或謂當成績于寒泉本師而後可成服第之不得門人則或
有室喪系而成服者矣門人權初撰文而祭曰一哭險川苦萬
洲頗深罪於于之意也人皆非之
○權初撰文告尤菴先生墓曰先生有眼無珠托付不得其人
蓋深外諸門心性說而溯及於寒水先生不顧其傷尤翁之明
然雪川李公曰始權初者士林通當鳴鼓而共攻之也彼李潭
挾財恃厚謙而用事以初爲監役官

●甲子前正言李彥世疏論首揆金在魯并論左右揆宋寅明
趙顯命上命安置北邊掌令尹光天入對救解語觸時諱 天
怒震疊夜畔親鞫幾殊仍荐棘黑山島又以左右相言命鞫李
臺啓僉判書有慶以憲長在瑞山上疏引唐介彈文彥博事彥博
博無自明之仁宗亦無詰問令首相不能法彥博累疏請罷君
君不顧相臣論已強請鞫問如使彥世不能生出獄門則天下後
世以今為何如也先天乃居諫地目見過舉求對伸救誠有古
諫臣風采而一觸時諱幾至撲殺伊日近列獨無謹進一老臣
不能救解臣竊羞之 上命削職而有剛直心公之論及金公
卒尹恬之子揲文哭曰歲丙寅大老金公抗章明天義致為来上
往歸戊辰指維舍士氣為之不振彼年尹崟不及奉邀席而襲
耿先心為毒之歸自家君讀誌以其月日告成于靈几之前非

故以哭吾私也

◎丙寅七月金判書有慶致仕而歸上書(疏)陳平日大義以申儒賢之淅東執而首以遠佞人達四聰遵古訓為戒因罪狀題命等諱疾之意護逆之說而曰題命甲乙逆文齊前後逆案之說又欲以公歷敘功之類隱然比倂於誅危宗社之凶逆存留一脉凶言於天地之間甘心於沮敗大論宜亟加誅討使大戮復明上(備)作大臣而以大意為是時有卿相來見其疏草曰敘功之類〃字何不下得叢字乎公曰然盍送人索還于喉院已入啓矣趙顯命豐原君與金公隣墻與金公子槐山僉漢(明)同庚而為竹馬交又或受學於金公聞金公為致仕而來即往見而呼槐山公小字問其字啓相與道舊居無何金公討其護逆姓佐云

○雲坪宋公能相因辭　台命疏論大訓事以爲不宣於國中
政院還給復使家僮直呈親知皆昧禍而沮之疏未達云
○蟾村閔贊善有遺疏陳討逆之義仍論大訓時賊臣啓禧能以
門人在京門人金公亮行送其疏於啓禧使之上達啓禧大怒
於金公曰是載禍相餉也遂不呈而與金公絶云　辛酉大訓疏以竄死
五人置逆案而乙亥討逆後又帶大訓與辛酉大訓疏判爲一編以壬寅竄死與乙亥逆有若同條共貫故云
○金相國興慶與判書有慶爲三從兄弟而瑞山大橋是其生
長村也兒時共遊橋上有一老人頭戴浩然冠從橋而行下馬
而揖之左右執其手謂相國曰此必早達位極人臣而且壽考
謂尚書曰此虎豹在山之像也如既貴而且有禍若果如其言
○趙叅判泰彥　英廟乙巳登第嘗以言官忤旨　避嫌云
聖教過中仍以爲嫌　上尤震怒特以是二字將斬之御書既

髇而賴廷臣救解而釋之後爲穩城府使土民越境多獵野人
而奪其所採蔘彼國命捉送他方官使臣南泰耆方押去燕京
上引見勉其勿辱王命謂犯越人曰汝罪當死苟或偷生而語
犯地方官必將並戮汝趙公于懋慶爲收文尸請隸人行窩麻
而隨之人謂趙公必死使臣旣善於辭命請王亦屢於我國是
以得釋只命斬殺人者于灣上趙公猶沉屈下僚爲 上所斬
崇及辛未年間 上方益務蕩平之治問趙公於政堂論忠逆
是非大怒 命從鞫拿入將加嚴刑時霆威震疊人莫不惴
惴 上先問忠逆是非之如何趙公顏色不變厲聲以對曰若
平問之下則當陳述見今威刑以脅之臣雖有見豈敢仰陳乎
上尤震怒曰汝終不爲對乎如是者三四而趙公竟不屈 上
乃顧左右曰曾不料此人操守之確能如此在廷諸臣若許人

者皆傷殘人哉謂趙公曰吾嘗於泄瀉之為知々泄不道歟為好太守者多是以常斬点手果未知人也 郎今帶職波送自是名醫擬求副望此醫点剔殺寧烈之

◎金德三　肅廟朝內醫也曾以尊寵金忠獻公家人發身受恩甚厚嘗壬寅禍初忠獻妻遂謫往三肆菜院告時相曰小人得雖父母之情肌膚則金相公之肌膚也請遽送于新兆莫之之禦也　英廟朝朴參判師貞率其子明源尚翁主而翁主下嫁者屬年上不許其奔喪德三私與諸醫大言今上聞之曰天下寧有為人子婦而不奔其舅之喪者乎王姬之尊尤不可慢禮於夫家也上　乃大悟即令翁主奔喪　聖主受善之量猶於盛哉而德三以一醫官地微而亦能敢言如此者亦難哉德三後官至豐德府使

◎悔軒趙判書寧夏以大司憲陳所疏槩言西家之至懷今未
復先謚猶在追削爲私怨之未伸國是之未定仍論先森逆欽
之殆者蕩平論新之流害大關 天怒論大靜翌年蒙 宥還
闕春川發動一世皆云忠翼之有子庚申以後出處大爲公議
之不滿及李忠愍之孫復祥以西邑●寡居瞎於訾人且尤明被
治臣李洎之彈趙公貶歸一套引嫌乞遞怨猶債鼎梱於文衡
守禦之任至癸酉有相敍淑嬪竹册文製進之 命上書曰節
念竹冊比玉冊雖有輕重 國朝大小冊文非敍統妣嬪則
未嘗有此事如或一分有違於列 朝典禮而承命注擬則是
負國家也 上大怒親鞫殿庭時天大雨公被束縛於雨甚雨
水之入口語亂不擡日如欲活臣願暫避雨 上乃釋之有諭
川定配之 命於是士類咸稱其晩節之得保

◎久菴先生與南塘先生同承寒水之源卜居于德山玉屏溪
辛亥塘翁因辭疏言 皇明太祖欲黜孟子享大觸 天怒以
爲得罪於春秋之義而節 僉削遞處癸丑久翁初拜持平因
辭 台啓疏以塘翁事統以爲悖就回陞與韓某少小同學飢
飽寒煖嘗與共之今韓某以論 皇明太祖事得罪 聖明廟
伏念尊周之義與論事之體不同乃韓某既爲春秋之罪人則
臣亦義不敢進 上不悅卽許遞先是李縡當倚天退而不仕與
久菴同里閈明湖韓公後遂與懷翁之兄子將登瀛門李公
家見有賓客寢具而問之云李大心方枉遊玉屏溪路將宿于此
韓公以告久翁久翁曰大心入此洞固當先詣我而與我共宿
何爲到新立所而不見我也蓋大心卽寒泉李公縡弟維鎮號
菴處士而於久翁爲戚屬也久翁卽俾人示李公李公卽來謁久翁

既叙寒暄問曰兄主以心為純善云然否李公曰然矣久翁曰
然則人將何處做工夫云耶李公曰九容九思是做工夫云
也久翁既指韓公使相接話韓公曰朱子不云乎人之所以為
學者以吾之心不若聖人之心也人之心若與聖人之心不異
則尚何學之為哉心若同善則朱子何以言其異哉李公曰吾
不能讀書未曉此等義理也仍盛稱久翁所居溪山之好久翁
曰南塘遊山之勝非此之比也何不一訪其主人而玩勝槩也
李公曰大賢門下踈自齟齬而不敢進也久翁曰須於我來宿
也李公曰宿食今已指置不可改路遂辭而退泉翁之過塘溪
兩門而不入亦一般意也
○知菴李公惟勤翁之姊夫也嘗題其鋪房屏風八帖畵使勤
翁書之其桃鶴詩曰海濤幾萬里蟠桃一千年眞仙去不返老

鶴空蹄跛勤翁嘗稱其才之夙成性本疏脫不飾邊幅不事時
文泉翁嘗勉戒之遂製科五十句且於馬上跪坐泉門人戲而
謔之曰文危公謚法五十句表曰文附擔上跪曰危後乃折節
爲學常勸勤翁以爲己之學白歸山公曰某資稟絶異也可使
爲學須托我從兄不甬送于南塘也單威公某郎其婦李文而
年相若也每欲携手同歸於泉門勤翁嘗曰吾所志學不無嫌
兄之力也李公於我先人爲異姓三從弟也常語先人曰吾無
子願得兄主一子教育而子視之先人許之將俟吾兄弟成童
而托之李公不幸短命以戊午歲卒年三十五先人不惟悼之
以友壻之情也

○肅朝晩年尤春兩先生從祀疏出而先尤後春已定規
英廟癸亥年間湖儒吳東萊疏出变其先後不用明道朱子之

比而乃以明道伊川爲比其跡則寒泉門人任聖周所制也蟾
翁深右湖儒之論亟稱仲晜之文而專以寒水先生之論爲證
南塘先生依書於權尚城以辨師誣語在文集蟾翁見其書以
爲及門者之言可信也吳跡之始出也泉翁與尹景孺書曰湖
跡一讀殊覺爽然蓋與蟾翁之見一般及塘翁書出而泉議譁
然泉翁復依書謝其失言自是泉門子孫深怨塘翁也仲晜聖
周字景孺判書伋字也
○南塘先生~~寧陵~~初拜寧陵寢郎入直齋所睡谷李相公之孫來
受莊子先生以睡谷有功於斯文爲士類中宰相時或登門睡
谷曰兒孫受莊子而歸言剖析洞透令人曉然曾所未見何能
誨人若是吾亦粗解文理而曾不能使兒輩悅服如此同僚沈
公重鉉賢亦以莊子質問先生橫竪辯說沈公自謂從此釋然先

生於送別詩有去路白雲橫谷口應知駐馬憶念情之句此其上
公問其義先生笑而不答及先生晚年其從子有業者爲言
其先叔父說此詩而謂未曉其意先生曰吾不料此兒之
恨也佛書以雲橫谷口比諸疑詩中亦云蓋以其自謂已曉者
必復生疑也欲說其義使歸自悟故笑而不答也
○南塘先生既撰寒水先生行狀未及修潤泄樂春未得而請
借覽先生視之請退葛山旅次而詳覽先生不許強而後乃曰此
是未整本也不可謄傳也樂春曰長者有命焉敢違也反到葛
山倩人謄出而歸蓋樂春知陶庵李公之婿也其家人覆其迹請
而西墻置之泉門遂謄本狀文蓋泉門人亦嫌也泉翁嘗以先生
心性說不合己見作詩嘲評以為貽累於栗尤遂三先生傳受
之地先生書其下而示之泉門人多不悅於塘門先生且於尤

春後先之論作書權尚儉文以爲先師之事春翁非不至也其
視尤翁有間春翁子孫以此書懇寒水先生曾撰尤菴先生墓
表蓋取楚山遺託也尤翁曾孫爕源謂有誣失實潤遺請其刪
改於塘翁果爲往復而塘翁明其不然終不許爕源乃自作附
託刻之下方其於寒水先生自歸於不任其誣託至及其死其
子述相等請誄于塘門時久菴先生適在座乃言同吾輩不可
製其譏辱之辭也塘翁因懲以辭疏不刪其不請述相輩御
之至是吠文草木自彩上播傳遠壤競相崇奬乃以爲標論焉
舉栗尤兩先生主說而結之曰蓋自朱子沒而吾道東矣其任
傳道之責者惟栗谷尤菴二先生最著是可明權遂菴先生於
道統之傳也遂齋翁子孫以起孝陽黨於述相爲學相募謁
嗟尤人是植陳疏而極爲塘翁常有排黨之戒數子肩門人嘗

默無辭此蓋戊辰己巳年間事也

○知庵李公（唯勤堂金公南陽门人也）惟勤翁之婿夫也（安春翁云游明欽文）嘗題其鋪房屏風欽有舊明錢

（其字下壹曰字脫）字晦司號樸泉朝庭待以徵士勤取樸（泉）從第鼎欽之女爲介翁婦到宋村不哭文欽之靈不訪樸泉樸泉來見曰聞兄於我處而不吊吾弟之死欲一暴其被誣也勤翁曰曾於七師ゝ受摩陽臺有推波助瀾ゝ疑故然也樸泉曰寧有是哉仍言金戊之起鬧也作書欲調劑事曰是則兄或不能聞知而吾聽以受人之疑者不過如斯如斯遂屈膝妻折者數三勤翁曰非此之謂也七師曾於九春先後ゝ論云先師ゝ事春翁非不至也其視尤翁有間此一段語果以爲何如也樸泉曰是則以予觀之生眼也然既知其然故云然也寧可謂不然而云然也草春翁子孫豈宜在於是而所以爲助瀾ゝ者肯此也勤翁竟不哭文欽而

與梯泉復交常曰吾觀晦可為引人也其所發明亦可信也後
後或訪焉及勤爾設梯泉深慟惜之曰懷道抱德未得其壽也
○庚申春書筵進講時鄭羽良輩陳道統之說全沒石潭淵源
乃以尼尹父子接坡門之緒時雲坪宋公因辭 告命書曰昔
我 肅考之以垂訓其得人心之所同然任於是非之際必究
義理之正偉々。聖謨班々可考在不謂義理者何也一 君親也
師生也各盡其職分也事物也各得其則至於閑其指波頗
忠痺悪無非是物也苟或不明人心邪僻是非倒置以非義為
義而滅天理肆人欲者接跡於當時可不懼哉不意今者有以
道統之說陳白而并斃義理殆無嚴畏或沒其說於傳道之賢
或進其得暁若義之數托公循私任情抵斥敢謂我 聖考處
分可撓噫嘻此其滅是非之天鼓邪詖之說者為如何哉噴者

丙午年間臣師前執義臣韓恭出入經席備陳 先朝尊賢斥
邪之遺訓既有抄選古今格言兩東賢之道義相傳者或以序
例著其刪除 天心感悅群情允叶世變層生至于今茲則世
誣祖述者見擯於統序其不辭闢者見列於名賢以邪崇亂義
理日非臣恭前日忠言至論不可殺公論矣以上 尹君彥明曰以
程氏之道不行辭不趨召今臣師爲道不行又復如此伏乞盡屏
臣所叨護 恩敎之草澤疎賤小臣誅犯此相不勝怖懼比其
爲山林之名疏而亦能扶植一脉世道者也
◎庚午秋 上幸溫宮礼招久菴先生冬翁依寒水先生丁酉
登對例以戎服入侍有所筵話 上必欲載之後錄以視元良
冬翁辭不獲命 上命賜祭于道內先正及故相尹拯亦參其
中冬翁陳疏言 先朝丙申處分斥邪追削事而以爲今雖不

能更加懲討亦不當 賜祭 聖旨惟在去黨設駐之事不以
先正韓之然 批旨有未安底意久翁遂浩然而歸極黨咸憤
於懲討之說將陳儒疏設疏廳于畫民署會者若而人爭辭疏
頭便似爲合爲散惟尹東度因辭職疏畧有所及而猶不敢肆
意詆作爲
◎乙亥春戊申餘孽時謀更起徽志等諸賊首先伏誅 上聞
逆招中凶言慘然曰今日臣子孰無北面之心乎於是一敵人
大懼追討五賊及逆鏡疏下諸賊 上允之輿情咸快又請復
建四忠祠于江上以慰忠良之魂蓋乙巳所建丁未不撤而至
是復 賜額 上御崇禮門誅逆賊耀惠等行獻馘禮將臣解
續述奉其首級而進攄其磨而撤之有食肉之意 上笑而壯
之及罷 儆揭前李宗城以原任大臣入侍進曰徵出機之晚

不可逃於王聰也 上怒曰汝曾以先祐爲十年師表令復乃
爾是歲大獄三起文臣雲錐等武臣績興輩并以巨魁伏誅
聖上陸以好生之德因流竄之徒而妖腰乱頸寔繁其黨自
有根柢一番人擠其討逆時三司長官宋文載李吉輔最其
奮勵者也李喆輔以癸卯僞科之人致位卿之相[redacted]至是上疏請罷
納紅牌曰自顧科名益覺不幸時人目其討逆者曰鼠猫盖鼠
自相食於瓮中只餘一鼠而得放則友鼠不饒逃而善於捉食是
湖 號鼠猫也市井之人亦相謷曰所不如此者少論也 一番人
又請而宋先生從祀 上始以爲一國之公議從之翌年
春乃勝享財嵩寔議一変之機 上益務其蕩平之政故一番
人竟守其色目焉
○湖南有吳達運蘇應天及李姓人并以文章名南人稱吳蘇

李云吴達運赴僧廣大科會試時中先洙方以詩賦詞鳴其人
系袖其訂作而見之達運大加稱賞請留而連玩仍袖而入場
達常服黼黼賦于其中果名作也遂書而呈春發日方闈啓光
洙至未及上堂達運迎笑言曰公然令人及第胡爲乎吾已擢
第明日將不復對策矣果擢第一薦應天作萬古叙為一時所
播登上庠而失其子附麗尼尹以家禮源流事有詩云早識董
行竊猶餘孔壁藏蓋以市南先生草本既刊而尹家修潤本尚
在故云爾諺云我歌查唱其此之謂歟李姓人未詳其顛末
○癸未別生進二百人面試于景福宮舊址各設一幕皆以一
幕以防其挾冊法禁甚嚴窓楊慶會詩詞仅如賦蓋此　闕雅
被壬辰兵燹樓櫨如舊尚餘舊迹然鄉人或莫知　景福宮
儒亦不論甚嬉吾因幕中國高唫一聲曰景會捷芳何露在哉

應齋曰慶會樓芳 姓者詞旋妹依倚做得而簡衡者則皆以簡
其感儀之意成篇因屢世以試鳴於時者也其鋪張宏麗生長
於下土嘗未聞其叙說一篇命意皆亦不知也蓋 世宗大王
造此者以占天日之度是名漏之刻而其能知者而作之者不至
一二人時人或代製表箋或賠文而鄉儒則未聞此於向不曉至
而多見援者矣 上引其首選者數人問曰此學如何或爲諛
言曰三百年來誠未有之盛德事也李之源獨曰臣等之不忠
殿下之色學也自此有志之士不欲赴公車也 上曰李
文源之言最是後十 上有教曰予暮年不欲行遊戲之政也遂
不復而試也云
○北軒金公春澤有女擇婿見許字曰東木馬之相也以女妻
之卒坎坷而白紛然金鎮譚亦時嘗從學焉及東釋乃檢學時

年已踰六十栖遑末僚且踰七十人謂北軒詒有相反擢老人科郎超資級一月中至拜漢城府尹左乘軺而行人皆稱北軒生未曉其晩達而果有藻鑑

○或曰避方有生進科多當貨財養成文善書者而敢用巧辦於如中而及赴公車次第登上庠可謂人巧之奪造化矣至於五經科則猶中以若作編次而句之為題每科必達於無不中者云

○翰林薦鄕薦末薦尤為極選而且以分館前薦為極望玉署則以薦下被選者謂之南床是謂極選銓郎則通佐郎者比通正郎尤為極望此皆國朝以來文臣名官之列也 英廟中年命以出入兩司之人并通翰林及銓郎既被吏薦設召試已取用人人皆得吏薦銓通所謂清官只除玉堂而亦不如其古矣

英廟臨御五十餘年其爲南床者惟李嵒城李天輔金履獻三人而已金陽澤以竹泉之子鳴於試場有南床之望而猶未得與焉

◎英廟朝官制之變易者不可枚舉而略言其槩則 各陵出令別檢以代奉事直長四山監役官代以參軍五部罷奉代以都事蔭官之路始仕於是乎益廣既陞六品又經詞訟官六朔然後乃出宰亦新制也文臣則實註書被薦比翰薦反爲名官蔭官陞六亦多名家子弟肥邑好宰多爲名官争窠既通同經筵始擬亞銓七十以上皆錦銀帖擬望武臣則華不次擢用之例每以都政以第進轉既經邊地官資用府防禦使然後擬望於統禦使比其文武仕進之路變古而異者也罷掌韻院兩屬之漢城京縣各折收管而置道橋洞府使封崦寧賑庫園眷

置學奉官二人以幼學年三十以上許其入仕童蒙內侍教官之設責以士夫官侍之子咸養以正臻至國家收用之方擇其文學若望之有稱者八侍英廟末年罷內侍教官童蒙亦鮮受學於教官者 上或命學童入侍則始招集初舊冲子譔于御前官有名而事無實

李判書台重以海西伯移按關西節廉白威稜大爲西人之望前後居是任者能不易心於聲色貨利之場如李公者蓋鮮矣洞開重門以延窮交貧族隨分施與食客不知其幾人夜則爭捲墻尾而挑之關節不到黜陟惟明列邑守宰更相敕勵含致良以權相子姪宰西邑縱恣無忌者居下等朝廷亦肅然敬憚之蓋不通苞不殖貨人不難也公乃能之恤民隱宣布化人所難也公乃寬之豈特西土之口碑宜其都人之加歎也

○乙未夏前侍讀院議權公震應以寒水先生曾孫受業于南塘先生得傳華陽之緒纘先純淑問學精粹時 上益

務蕩平之治目製啓昆錄有所不滿於斯文事末公初拜諡議
仍辭 伯命疏一暴情地之悃暨以冀天日之回光其略曰
臣曾祖文純公尚夏服事先正臣宋時烈幾受其衣書之托臣
自在幼少視先正如臣家父祖尊親之誠有倍他人粤自甲申
以來事端橫生天心轉激化爲私激於先生者次第勘罪又何
著書於後以嚴堤防以老少之分歸咎於斯文臣之昏愚殊不
能明知 聖意而蓋多相関於先正與臣祖之事矣臣於是悃
蹙抑塞抱冤鬱而莫白杜門惧處如窮人之無歸者八年于茲
矣又曰時烈際 孝廟不世出之主明於魚水之契處寶御之
尊讀獻箴分恩以申大義於天下而弓劍遽遺功業未成肆乃
追 寧考世道之托以明天理正人心扶正學闢邪說爲報
聖恩壽國脉之圖一意擔夯九死靡悔遂致洗怨謗世駭機屢

生至有蓬蒙之反射而倫彝斁絶義理晦塞其流之害莫可止
遏苟求其源寔由羣少之目緫先正于先正甚事若以激成孔
孰爲先正之咎則桓魋臧倉邢恕胡紘其將爲孔孟程朱
之罪天下寧有是哉先正之道德事業固已卓絶光明而其遺
風餘烈尚能使環東一域粗有春秋之義朱子之學而得免於
夷狄禽獸之歸歷選往世未有盛於先正者也是以我 聖考
丙申處分極其嚴正既手書院額特揭華陽又下備忘曰今番
覽出於至誠所以庶幾正士趨而息邪說也使之鋟板同揭於院
聖人尊尚斯文之意真可以達天地而懸日星矣顧今世教日弛
先正之道浸以泯滅不絶如綫正須益加扶植以存一脈元氣
奈之何摧折於綫而莫之悔也又曰隱祖則最被 先朝禮遇
之恩平日拮徠之勤執行宮際會之隆殊既以彤重且丹又

殿下嗣服之初所以褒崇臣祖之典靡有餘憾由是朝廷士林
之間殆無異同之論矣今玆縉紳之中殊有不釋然於臣祖者
旨義嚴重隨處著見此在聽聞豈不惝怳臣之闔門惶悚靡訴
容措惟溫泉時事不過一二辭受行止之節偶未盡 聖鑒
比之全篇大意猶爲細故且故判書臣尹鳳九已陳其顚末詳
惟 聖聰或尚記有臣不敢更瀆也至於源流臣祖與文純公
臣鄭澔以其事係前賢作爲辨駁者是私家文字不干朝政正
朱子所謂屋下合說底話而初非欲推上朝廷者也其時湖南
儒生鄭奎者首發攻斥臣祖之疏繼而眞儒鳳輝輩迭爲構捏
無所不有章奏胥至瀆擾 天聽於時匪所閔而非臣祖之所
預料是則竊恐罪在攻斥者矣向非 聖考日月之明其何以
終察臣祖之心益篤恩眷也疏入 上大怒遂有大靜定配之

命學斗蒙　宥遷黃江舊宅至是卒年六十五石潭淵源指將
絶矣公撰師門墓碣銘只成序文有山水軒集未及刊雲坪宋
公以聰明剛確之學年四十九而卒於戊寅歲惟勤堂金公以
德行有顏閔稱年五十五卒于丙戌歲壞門謝道者惟修明湖
韓公後並傳其家學肅齋金公謹行篤信師說亦以第云波斯
道之不齊不至言語文字之間矣
○我朝黨議之分爭摩同　宣廟朝沈金之事乃有東西標榜
而一時名賢後世公議皆右青楊之過金清逸則其清獨之名
易別也東人分爲南北北則幽廢之大北南則不毋　國世無
一得脫於名教之罪人無老少之論由於　肅廟初懷尼之爭
大尹既失爲附賊欺世誣君小尹乃作書文過彰父隱惡沫誣
視利背悖兩師尤翁之行跡狂詆不已則其邪正之辨亦易曉

也其附麗兩尹者在甲戌辛巳辛丑壬寅亦死得脫於名教之
罪人矣　肅廟晚年又有花臨之黨花田李尚書臨洞趙相國
各爲領袖及值壬寅士禍其黨自銷　英廟中年有館黨華
黨李天輔家在館洞元景夏字華伯至於桂鉉翔視而一時清
流多附於館其後尹判書汲居南村與館李分爲東南黨持欲
爲淸爲多從于南至於　英廟晚年有南黨漢之稱　國舅
金漢耈在南村相　臣洪鳳漢在北村皆以戚里爲將翔附金者
稱南漢附洪者稱北漢及　國舅之孽其子龜柱與其從係觀
柱踵韓偷沈权之兩　討洪　上既誅韓沈又极兩金務其調停
南北之血翔視者極多　古君子之稍欲自好者易入其標榜而
先察其幾微之際而驗其情趣則自可無失脚之慮矣在昔東
西分黨之初栗谷先生力主調劑而畢竟不免爲西人君子趣

而斯可見驗矣

○乙未冬設庭試進種崔守元趙翊達等叅榜已而拔之先是
上特命恒先億三賦復官恒賦孫守元億賦曾孫翊達猥擢文
科時命崔金尚喆主文李復源也新榜入侍時　上問爲誰而
甚不悅朝廷公議徧而峻發及放榜之後命官奏以當同未審
并拔榜及　當時初服進叅三賦官

○金錦山公卓犖不羈而有大志嘗與儕友論其志曰願得三
千兵馬馳騁遼薊間南塘先生許以惜其生不逢　孝廟之世
者也其風稜氣岸有足動人嘗訪其友金相國與慶于瑞山本
第假閑話良久權導以陰崖躬例不可苟且請退者再公若不
聞焉及其至三公瞋目厲聲曰此非汝諂言也乃金氏私意爾
焉敢乃爾權導不敢下階而歸相國乃叱退之李相攄公妹夫

也其子周鎭始敢揚公將謁姑母而造其第賓客方滿堂而多
貴顯者公下馬階前直入上座歐寬而坐傍若無人焉顧謂主
人曰可與爾入謁也已而出曰吾去矣客相顧而問爲誰稱其
氣像之豪俊也

○李監察尙觀以監察領録時考古例自大臣呼某官姓名盖
呼以奴若者亦已久矣金忠獻公時爲首揆奴憤怒不受而歸
告其狀金公命囚憲府隸卒李公往見金公曰大監何爲囚憲
府隸卒金公曰呼大臣名既失體故囚之耳李公袖示古例
學授示于前曰法當如此故以人不敢不遵職而已府隸之見
囚是乃監察之見囚自此當棄官矣乃脫帽投之便服出門忠
獻大僕僕擢勸李公乃復行公 公十餘歲挾丹至神武門復見 一大囊落地遂休手拾下有一
人來而歷坐良久又有一人 意未細覆而索于地歷坐者問不
失郎與之公乃問其名歸告其父亟旨公東老用爲憧院隸吏

爲人所忠讒也

○朴敬行郎中人道郁之也文子能文孙[1]并登科文敬行嘗以製述官入日本與倭人詩以唱酬後爲結城宰時南玉以士夫家孽屬能文而登科以製述官入日本倭人問朴敬行消息作詩以寄有曰潮通滄海三千里雲隔金剛八万峯又曰復圭令有南窓玉製錦因知東里賞書既同文而倭人之詩才亦可見矣

○趙判書曮嘗以通信使入日本至大馬島隸卒有打倭人者倭人追至關伯所居拖刺之一箇無傷處血流後隂而死信使請捕其人償命云已逃矣信使曰吾不廢王命而歸諸躬一歲當償命而後已過幾月倭人捕得還于重户公論並斬之

乃歸

○槎川李公秉淵贈通信使詩有曰憑君欲問古文在徐福行
前經未灰蓋世人有言徐市必載經籍入海而倭人至今秘之
不出或曰經籍雖存是時隸書未行必是科斗文字今不可
考未可知也倭人對我使言得見貴國眾家集即要巧筆
錄寫書壬辰之亂倭人想或有善書而取錄者歟
○李春佐諱正卿而素以貪財著常有求於方伯客寧使其子
昌佐執筆呼寫至不肯處而死處昌佐執挽手住筆曰未曉也
其文申言而從容雖望者然或至怒罵而乃已云昌師蓋嘗寄
寒衣一襲平明出送外舍昌佐方蒙被而臥時天寒有一老人
開戶而入懸聽而懍懍昌佐曰吾一寒如此若複衣則好矣翁
曰豈不好哉焉敢望也命着新衣一襲客以為佯語也辭曰何
為出此言也乃曰主人與之何必固辭客既衣而歸昌佐又讀

其内子喜曰吾為之矣何患更無衣乎其内子即朴進士濬諒
姊也姊饒輕財好施相類而昌佐能超脫乃父之習而與其配
為知己者其亦異哉昌佐早歿有不恥乎天之不祐善人何哉
○李大將漢膺忠武公之後為御營大將時當天寒幕僚請以
柴炭封進三大臣李公曰此果營中古例乎對曰雖非古例近
來諸營皆已行之李公不可他日幕僚相繼強請曰諸營已
行之規獨不可違也李公終不許時申思叔最後以李公壻係
適從為幕僚語思叔曰吾使道於此等事不能從衆盍適請
柬問曰之思叔如其言李公曰吾居官常恐以法外事取衆媚
悅于大官以得罪於先祖也是以不許也翌朝命幕僚使以長
木幾十箇炭幾許石送于某處或貧族也或窮交也顧謂思
叔曰吾則情親知之寒士波吃也寧分給窮於相門乎

●朴文秀童子時謀看楓岳於同伴潛出東郊至棲院同伴辭
歸曰吾輩俱以童子不告長者而出如此負大河不敢退步也文
秀怒叱曰豎子不足與同事也則可能也遂獨行遍覽楓岳而
歸其於行也偷得長子腋皮裘一領賣以為糧費云文秀自兒
時跋扈已如此能致公卿著載勳籍其中逃辭歸者終死所成
云
○鵲坡鄭相國幼時始屬文曰白猫墻頭哭吾家必有殃其丈
人大怒曰臣吾家者必此兒也將撻之有一宰相入來問曰胡
為乎撻告之以實宰曰易不云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兒有安
不忘危之意必能昌大門户也其何撻之有及鄭老貴入將其
藩鑑
○忠肅公先祖諡號行于南后大父諱座洪陽任所吏曹佐

郎洪公萬窮奉 命末宣洪公郎永安尉子也夙昔景仰于啓

朝大爺尤以是奉 命爲榮及歸道廣州拜墓而去或曰洪公

寔弘貞明公主命囿其末宣而歸路拜墓亦遵公主之命也

○京居江居有李姓人士夫家孽子也能文而曉音律作竹亭

臨江而集百花以實庭叢書逍遙而已嘗於關東過山村見一

草屋臨水後戶自閉而寂無人窺其內則有一丈木匣半埋地

露出鏽然入見之唐板之經也乃出戶而佇憩主人自外來問

其從所來仍許留宿饋以夕飯薄暮見一童子弛其負而灰頭

土面衣麤布短衣襜進拜主人膝下主人問今日不事耕曰耘

田而不負者二十也主人責之曰汝食人之食受人之價而終

日役于前門者此也其或讓推遊者可知也是豈爲傭之道乎童

子低頭惶悚而已已而出戶而取一筵啓于前藏飯于一偶傍

以菜菓果魚菜分其半進于主人其餘入于内主人命之座而
明燈主人命讀書童子乃讀易問其義主人差之客首見曉其奥
義夜分乃罷主人謂客曰子任主化盗通之但何其律力不證
半俄爾主人之豐入室而搜見所藏大不可也客謝其失主人
指其童子曰彼吾子少不爲此等行也遂命設席童子布草席
于奥設木枕無衾褥主人陰斷使客枕木而宿不設席蓋不滿
於所行也翌朝童子拜辭主人問何故事於誰家對曰將耘某
家田主人曰勉之勿怠顧謂客曰今日可留也日中及日夕童
子來拜退飯夜而讀易一如昨日之狀主人復提昨日竊匪之
失援引古人改過之爲貴復曰客取人數百金財是不義也後
勿若是客謝之而心服其神明請留一日主人許之而吾家貧
而吾兒爲人傭賃朝夕喫其飯三分之一以其二供父母是以朝

夕不炊而資生受其備価以接客也仍或閑話而寓或翌日乃
辭帰出門徐行見主人已坐其小園松林中弾琴客往且聴
乃世不常有之調也遂旋踵而松園主人起而辞之不見其處歟
帰図為海西偶禪將了其債数百金帰所竹亭備詠風景以終
其而蓋其主人即巌穴隠者而自言與世不相関或若時亦曰
只可路邑而憾勿言東人此是云者亦不敢問其姓名號友雅
一與竹亭主人今善慮其名其號雲水菴云
◎麻浦有一亭臨江主人老翁方対夕飯忽有二處女東立于
庭一人年可十五六一人年可十二三主人曰汝祖欲得食而
無言必不餓人之餘歟吾祭飯既潔汝可食之年長者曰、
豈不好哉遂受之雙手跪進于小處子且折木枝作匙以進之
小處子連以一手受之食其半乃以一手搭其肩年長者拾其餘

跪受而食之。俄而薄暮，主人曰：汝似不得宿所，唯彼夾房亦可宿。吾乃老人，何嫌之有？對曰：豈不好哉。夜半主人睡覺，聞其語多方謀殺人，曰：吾可剌其腹，汝可斷其腸。主人驚問曰：汝覺乎？二人大驚，相語曰：疑是聞吾輩語矣。主人乃曰：聞汝輩謀殺人，無乃欲殺我乎？於是小處子出而坐曰：豈其然哉。吾果有謀，今不可諱，且可殺主人翁以疑負我。本京城士夫家女子，七歲失恃，無他兄弟姊妹，而只依父親。父親省秋湖南，歸到錦江遇害於賊。竊念木蘭以女子猶能代爺戍邊，春秋之義，復讎為大。在況從父而不復父讎，則將何以容於覆載間乎？遂男服而出門，婢子一人願隨而同死生，即彼兒也。年將二十，吾年遭亡已十五六。經營復讎者八年于茲，備嘗艱苦，弱質如是短少。耳嘗聞吾父之遇害也，賊黨七人，既不可盡殺，欲殺其首自剌刃者，今

因江村老嫗詳知其人獨宿舟中令莊欲娶事有訪相議者矣
主人默々聽之而已不問其誰家女子纔復就睡至明江上人
忽大驚喧擾問之則曰令莊為人殺舟中人有兩屍在江邊岩
上主人心獨知其兩女子之事而已主人即錄姓人說死其子
恩孝謀逆伏誅於　英宗庚戌歲籍其產賣青籍于市舉有日
記其事頗詳而不言其誰家女子也蓋嘗曰立于庭前也容曰
閑雅然使人別其為士夫家女子衣服鬱鵲天吳紫鳳之顛倒
者亦可驗其非閭巷匹庶之女也自云三歲隨父長安異之十
歲別然誰復辨之計者其亦早有知娶后耶且云女子出門不
踰兆生而怨者語屏一不樣醜崇以蓬頭垢面踰界牆之側矣
甚哉既刺其雖剝其腹而裂其腸亂斫其臟腑而又斷其首足
相與潔而懷死以滅其跡其主人之孝烈其婢之忠烈而與日

月華光豈非千古奇事也耶其主人號石閣其家誰女子含黑
號睡經六不圖其滑尸而任他泯沒宜乎天道之有殃而畢竟
覆陽盡宗祀也江上人傳其事而莫知其誰洪福一壽因江上
人李鐵何細閱之且嘗聞於目見鄭家自記者李然何以戊
申年功拜太守爲家惡其名也論一少時過麻浦作十絕句
辭以法從市脯祭于舟中而投之水中其末句云長江戀今流
不盡烈丈夫唯當隨肩其條皆惡之云 或曰李若天基門地卑微幼時受業俞判
官正學氏之子及爲太守封其祭需于其臣沛内
外祖旅如一士大夫家子弟多受學而達者不休及云
●鄭愚伏有女擇婿見尤春兩先生而言定於春翁歸語夫人
曰蘇堤童子道德文章將可爲海東程朱但恐不得全終朱村
童子若住少不及於蘇堤童子而一生當安擇擇婿則不得不
取此有人爲尤翁擬命於中國●程朱道德班馬文章紫山陵

月升輿行裝已具果受後命于楚山前知者其神乎

◎李相國濡推命於中國曰位極人臣血食千秋李公位致三公元相業而配食景廟庭南間判書大父推命于中國曰寵于甲戌甚至甲戌歲而至壬辰以耆宦承牌詣闕云有私息而徇情請甲山而卒蓋伊時甲戌爲若漢口傳李判書大臨其時過非處此以此人言喧騰竟罹科獄云間相國可謂亦推命于中國曰位極人臣中國蓋有前知之術士乎 尹相趾完亦推命于中國曰無差若觀及其傷一足乃作相

●柳鎬節柳氏之孽子也柳氏家舊善相人者編問一家諸人相法鎬隅侍而獨不問焉相者問從乃何人主人謂否君再三顧問仍曰背負駐隻之安危手握君上之死生位可至一品大貴之相鎬時以廩醫有命不十日 用廩監藥醫春秋方騎二

十歲後其危重證既入侍調其神技又 背負及 聖候差復
超至一品若斯人者可謂海東之扁鵲乎
◎庚寅殺士人李義天鄭得煥鄭霖等 時掌令朴弼淳
上疏言清人朱璘所編綱鑑會纂載我國事而 宣宗被誣在
昔 宣廟朝辨誣于 皇朝月沙李公製奏文閣老
老亟稱其冤上使命沙後事略錄光國功臣大明會典昭載
釐正而朱璘輩不論似以野史未整本轉成也 上大怒命逮
捕其藏書者並李義天總買此書來及一覽而借人為始罪不
碍眼也 上命梟視李義天于 崇禮門外梟尸三日妻子為孥
於黑山島朴弼淳超拜承旨遂相臣金尚喆辨誣于燕義天既
出崇禮門意謂結棍於軍門將露臂始覺其當斬乃氣窒其奴
入突軍中抱其主請代死牢不可解僅得扶而去之乃文宗邑

是書捕得鄭得煥其從叔霖爲之周旋并戮于露梁直時丹僧
及丹書藏者多被戮蓋明史所載我國宗系被誣者或嵬蕤而
朱璘所著青宕集武貿來者并論以一律凡　皇明史若通紀
及鳳洲綱鑑等數皆詣官府燒之李羲天憂子月餘而嵗　省
使臣諉事而罷李鉉之死也　國人皆寃之莫不流涕焉